論思錄

高峯先生論思錄重刊後

傳教

傳曰今見論思錄卽故承旨奇大升　筵席奏啓之語也觀於序跋可知近始重刊其數陳昌言扶護善類之功撫卷三復豈勝欽賞生而遭遇　聖明展盡所蘊歿以至命史官裒錄啓語盛矣盛矣今因耽看是書不覺夜已闌而燭屢跋大勝於夜對十度且於年前手抄四七往復源流命名曰四七續編有時披閱爲益不少況是書之尤有關於治體者乎其在曠感之意豈無示意之舉遣禮官致祭於本家其奉祀孫

問名初仕調用事分付該曹

重刊高峯先生論思錄序

高峯先生論思錄蓋嘗有刊本而今不傳矣噫先生之世道學莫盛焉時則有退溪李文純公以　兩朝大老臨之如山斗栗谷李文成公繼而通籍于朝德望聳一世而先生左右其間激揚彌綸以盡夫興起斯文之責士大夫皆倚以爲重矜式淬礪斐然若雲蒸霞蔚於是有小己卯之稱焉至今二百有餘年雖後生少年聞先生之風未或不想像而頌慕豈不誠盛乎哉然先生之學術造詣猶若有未盡知者信乎考德之難也夫文純文成東方之大賢也當文純之

退歸也　宣廟問朝廷學問之士而文純所薦惟先
生而已及文成之爲四端七情理氣之辨也亦惟先
生之言表章而發明焉則其於學術造詣又誰有間
然者乎澤堂李公植有言曰高峯之於退溪猶橫渠
之於程氏不但高峯取裁於退溪退溪亦多見益於
高峯斯言也亦足以徵之矣先生旣歿　宣廟命史
官取考起居注日錄撮其所嘗建白者編爲一書卽
所謂論思錄是已然先生歿於　宣廟五年而月日
多乎在野其造　朝論思不過若干日而止惜哉藉
使起居注善於紀載其日旣少其書甚略固未足以

見先生之學之全體大用况其所錄出於記事者信筆之草故文澁而未瑩語踈而多漏讀者病之其刋本之不傳豈以是也歟雖朕闡發帝王之大道指陳誠正之極功知無有不言言無有不盡必欲致君堯舜挽回至治而至於斥邪扶正之際尤激昂反復明白剴切其苦心血誠惓惓有感動人主者靜菴趙文正晦齋李文元之伸褒貤贈皆先生首倡之力而尚可以考信於是書則是書也其將爲補世敎之一端又安可任其泯沒而不傳乎夫丹穴零毛見其有瑞世之文則足矣彼記錄者之未之盡善何損於先生

之論思乎覽著其自知之矣先生後孫諫議君彦鼎
氏方鳩材重刊而問序於余余不敢以不文辭遂爲
之言

崇禎三丁未季夏後學豊壤趙璥謹序

高峯先生論思錄上篇

明宗大王甲子二月十三日晝講修撰奇大升 啓曰
國家安危係於宰相君德成就責乎 經筵經筵關
重與宰相無異然君德成就然後能知宰相之賢而
任用之則 經筵爲重而後世徒有文具而無其實
方今 聖德夙成其於義理之學洞曉無疑更加
睿念勤 御經筵則 聖德益光矣近者 聖體未
寧國家又有變故而日亦甚寒久不開 筵臣竊悶
然伏見 傳旨有眷眷講學之意凡有聞見孰不感
動夫學問之道不徒致謹於接待之際尤當修省於

燕閑之時昔傅說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爲
學之道須有始有終 上曰人主好學頻接羣臣常
爲講論可也所啓當矣大升曰言路於國家大矣言
路開則國家安言路塞則國家危方今言路洞開則
未知也頃者因天變求言至於五朔然後始有上疏
者今又竄詰言根先時憲府上疏有曰宮禁不可不嚴而除目不下得失先知 綸音
未降閭巷先聞以至斜封或下於決獄 內旨或降於除職都下喧傳豈不爲 聖德之累乎 上怒命持
平李墍詰問故也 臣恐自此益無進言者矣昔陸贄言於德
宗曰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雖有狂率之言尋常
容受使有懷必達可也 上曰言路通塞信有關於

國家矣今者疏意有未盡故問之何妨於言路乎大
升曰天意則如是而古人云不可家到戶說今者再
三詰其言根於聞見甚爲未安

宣祖大王丁卯十月二十三日朝講講大學執義奇大
升　啓曰天下之事不可無是非是非明然後人心
服而政令順矣夫是非不但出於人心而實出於天
理也一時雖有蒙蔽斬伐而其是非之本心終不泯
滅也　中宗卽位之初勵精求治登庸賢士一時諸
賢亦樂爲之用以唐虞三代之治爲可復致而其中
趙光祖大有物望尤爲士林推重自　上亦推誠信

任小人之徒欲爲諸間之際光祖等有靖國功臣追
削之啓於是南袞沈貞輩因此搆成其罪以光祖等
收合人心圖爲不軌或置之死或黜而遠謫二十餘
年間終于謫所者亦多　中宗末年始知其寃或蒙
恩宥或見收用矣　先王初年國家多事其時有
學識行義者見悖妄貪汚之人則時或彈論此豈私
意無非爲國而小人媒蘖以爲浮薄之徒復倡己卯
之習初論浮薄之罪終置亂逆之律李彦迪讀書明
道行己有方實近代大儒也遠謫江界而死宋麟壽
亦得浮薄之名竟受大罪如盧守愼柳希春丁熿輩

亦以浮薄受罪夫浮薄云者不能加他罪而爲之辭也　先王冲秊豈能知之乎其後朝廷之間豈無明知其是非而痛言之者乎特以尹元衡李芑輩當國每以庇護逆臣殺戮加焉故心語而不敢開口者久矣自己卯秊南衮沈貞輩欺罔天聰蒙蔽已極乙巳秊又起士禍自此以後更無論是非者矣夫是非不明則雖有好善之心何益於國事乎頃日下書于李滉使之上來滉自少讀書窮理志在兼濟乙巳秊見善人受罪故退去守志今則秊已七十矣大槩見其是非不明而恥其隨行逐隊如是堅臥不起新政招

賢甚盛擧也然欲用賢者則必先明其是非以悅人心然後賢者可起也惟我偏邦風氣不能渾厚故少有才調學識則無不被禍高麗末鄭夢周有忠孝大節始以程朱之學爲東方理學之祖不幸值國將亾殺身成仁入我朝傳習夢周者金宗直也學有淵源行又端方誨諭後學用其至誠　成廟擢爲判書而與流俗不合至燕山朝有史禍善類被罪而禍出於其門徒故及於宗直又有金宏弼是宗直弟子也宗直大抵尚文章而宏弼則力行之人也　成廟重之以爲佐郎而以宗直門徒被謫甲子終受大罪　中

廟惜其賢而表章之　贈職右議政趙光祖又宏弼
弟子也天分甚高而有篤學工夫意欲挽回世道以
防其利慾之源而竟以此被譖而死至今朝廷之上
不能明其是非必是其是而非其非然後人心悅服
矣李彥迪非徒無罪其學行實近代所無趙光祖李
彥迪若一體表章之則是非於是乎分明而人心於
是乎興起矣且諸賢皆無著述文字而惟彥迪有之
頃者天使之來取而示之所學程朱故其言皆出於
義理且其書少年所著也少時如此則末年所得其
可量乎遺書之在其家者宜令搜訪刊行使後學矜

式焉頃當李芑尹元衡之用權也得志者皆其鷹犬
故貪汚成風今則舉俗皆然今之所謂廉謹者以
祖宗朝視之則皆未免貪汚者也守令汎濫滔滔皆
是不但守令朝廷之間亦多有之貪汚之習自今必
痛絶痛斥然後可以變化風俗矣
十一月初三日晝講講大學自小人閒居止可畏之
甚也執義奇大升臨文 啓曰中庸曰誠者眞實無
妄之謂誠卽天道也欲其眞實無妄者誠之也此章
誠其意卽誠之也所謂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者血氣
禀受之所有故好色之慾爲最好色者非爲人也其

心真實好之也今有賢者在此豈有好之如好好色者乎宋儒以爲有國色則必求見有國士則一不往見此格言也人君於政事號令之間善事雖多而或以公論所在不得不從泛然爲之而不能實心理會實力做去則終歸於無實大凡真實無妄者乃作聖根抵也心苟不誠則

經筵講論亦不過應文備數而已易曰出其言而善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而不善千里之外違之機關甚大可不慎歟又曰知爲善以去惡自格物致知中出來工夫也自欺小人與閒居爲不善之小人不同亦可分辨也意者念慮初萌

動處也意幾善惡故人不善則之惡謂之人鬼關謂
之善惡關者以是也
初四日朝講講大學執義竒大升 啓曰古人先讀
小學涵養本源故大學先言格物致知後世則不讀
小學故學無根本不能知格致之功小學非但年少
人所讀長成之人亦可讀也近來閭巷之間讀少學
者絶少此教化不明之致也自 上雖進講大學而
少學亦可留意觀覽也講訖又 啓曰臣須論趙光
祖之賢而被罪之意光祖非凡常賢士也蓋其天資
粹美學業純正真不世出之大儒也既登科第一時

賢士皆以光祖爲領袖四五年間擢置宰相之位光祖自以遭遇聖明欲明道術淑人心以措世唐虞致君堯舜爲心不幸小人因緣譖間竟致大罪其時爲士者皆以小學爲本故知事親事君之道至今朝廷之上閭巷之間猶有興起之心者皆其餘化也頃日小人欲害賢士無可名之罪則曰此乃小學之徒夫小學乃聖賢之法言設或有讀小學而心不正者此豈小學之罪哉大抵小學之書流布東土已久而俗儒不知尊信自金宏弼聚徒講明其書大行於世宏弼作詩曰小學書中悟昨非金宗直見之以爲作聖

根抵金宗直則家行卓異金宏弼鄭汝昌則學問純
至皆爲儒宗燕山朝俱被慘禍　中廟伸雪無辜
贈職贈諡趙光祖亦依此例追贈襃崇則此實　聖
德之光而儒林之幸也且李彥迪事　聖教每以得
罪　先朝追雪爲難但彥迪之罪則大不然初曰有
功而參於勳籍彥迪之賢深以參勳爲恥則元衡輩
以爲異己削其勳而罷其職旣而搆殺宋麟壽等又
竄彥迪雖曰得罪於　先朝而其實元衡罪之也彥
迪學問無愧於宏弼汝昌必須一撥伸雪表章然後
是非可明而人心悅服矣身在魑魅之鄉不忘愛君

之誠至於著書以寓其志推中庸九經之旨倣西山真氏之說作爲一帙欲資顧問之益其心誠可悲也此非小臣私意乃一國公論也詢于朝廷特爲褒崇可也

夕講講禮記執義竒大升　啓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禮出於天命之性故凡人不知而惟聖人知之作爲禮法以敎一世其文布在方策匹夫而違於禮尚有死生榮辱况爲國者非禮則何以統億兆乎一失於禮萬事皆誤是以古之聖人以禮爲重後世不明於禮率情而行事多苟且必也愼之於禮

然後可以垂裕無疆矣頃者自 上方在私喪入承
大統入承之後大統爲重私親則屈於禮而不得伸
其情也初喪未葬而大臣 啓達至於致祭私親考
之禮經甚爲未安國君初喪則宗廟之祭亦且廢焉
況爲私親致奠乎大臣雖曰熟計而 啓之臣竊恐
徒知情之無窮而不思禮之當然也小臣在鄕闈之
故今始 啓達旣往無及而將來可戒也且祭文禮
曹雖據古事爲之而亦不詳考而定之亦爲未安昔
宋仁宗無後以從兄濮安懿王之子爲嗣是爲英宗
其時將議濮王尊崇典禮而英宗敎以俟大祥後議

之司馬光王珪主正論韓琦歐陽脩主其誤見朝廷
之上相爭不决程伊川代彭思永書曰雖當專意於
正統豈得盡絶於私恩稱爲皇伯父濮國大王可也
祭文稱皇伯母者雖援此例而定之其事有不同者
所謂皇伯父者皇帝之伯父也如皇子皇孫之類也
後世以皇考皇妣書于神主者以皇字有大字意故
尊之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莫不通用至元時回避
皇字以顯字通用今者誤以皇字用之不亦未安乎
祭文又稱孤侄以家禮見之則侄字當上而孤字當
下也以文字之難今稱孤侄一字上下甚有關係孔

子曰必也正名乎宜令禮官更爲講究可也大抵近
來禮學不明只以家禮一書用之而知之者亦鮮倉
卒臨事不免違禮之譏矣禮記之書掇拾於煨燼之
餘故後人或有傅會處周公之制禮作樂也著爲儀
禮此其本經也韓退之亦曰儀禮難讀後世無有知
之者朱子旣爲四書三經集註末年專意於禮書故
寧宗初有乞修三禮劄子之論立朝未久退作儀禮
經傳通解未終而卒門人黃榦終之是謂儀禮通解
續也此冊人皆欲見購於中原而不得只購儀禮經
傳十卷而未其書無註汗漫難解適考弘文館藏冊

目錄得所謂儀禮經傳通解合四十餘卷雜引諸書摠爲一帙自初喪以下條件明白此書若令校書館印布則士之好禮者皆得參考取法而自 上亦可以撮要提領見一知十也禮教興行則風俗丕變而治化在是矣

十六日夕講講禮記喪服四制執義奇大升啓曰當初以禮記付標而入以喪中喪禮爲切故也但詳於節文度數故多有煩亂處古人曰乍讀難曉自 上著意覽之未穩處下問則臣等當講究以達矣大抵禮記之書煩雜不切於初講而既已始之且有數三

篇付標處停之亦爲未安而最切者小學也禮記四
十九篇中中庸大學二篇則程子表出而庸學之外
嘉言則皆在小學故古人先讀小學次讀大學今
經筵先講大學矣本館之意欲講小學而領事之意
則以爲聖學漸至高明而小學曾已讀之以此不爲
進講矣雖讀他書而小學亦時時習之可也聖賢之
書衆讀不能詳曉必潛心讀之一度二度至於百度
然後其義自見此所謂温故而知新也朱子行宫奏
劄前日自本館書入讀書之要在於是矣盖大學乃
包天下於度內之書故其義難窮朱子曰教學者以

大學而學者不能曉得者包羅天下道理甚廣故如
此云大學之書比之於家則如間架然當讀論孟以
充之先讀大學知其間架而次讀諸書以充之則觸
處皆通矣凡讀書文義雖不甚關而古人曰未有不
通於文義而能通其意者也於文義上時時論難可
也　成廟時或命招文士使之講論而聽之必須沉
潛講論然後有所得矣若解釋數行章句應文備數
而已則何益於學乎自　上仔細問難而　經筵官
亦不計支離詳盡啓達可也
十七日　上召對丕顯閣講大學自堯舜帥天下以

仁止通結上文執義奇大升臨文　啓曰爲人君止
於仁仁字於人君最大夫仁義禮智性之四德而仁
爲四德之元古人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仁是性也
發而爲惻隱是情也天地以生物爲心氣化運行無
少間斷萬物各正性命所謂仁也開闢以來鴻荒樸
略而已至伏羲始畫八卦神農嘗百草制醫藥黃帝
時始有制度堯舜之時人文大備堯之授舜曰允執
厥中舜之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其時帝王相傳之法以中字爲言箕子爲武
王陳洪範曰皇建其有極其時則以極字爲言至孔

子始以仁字爲言孔門弟子亦多以仁爲問至孟子并言仁義禮智而無餘蘊矣仁於人君果爲至大一號令之間一念慮之際皆當以仁爲心也仁字恕字同義而亦有不同者恕字爲未盡工夫仁字有自然意思故推己及物之謂恕以己及物之謂仁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仁恕之分蓋可見矣恕字不見於前而始見於此章及下章者以治己之心治人以愛己之心愛人所謂恕也故始見於修身章之下但恕字世俗誤見以己所不能不以責人爲恕故終爲寬緩解弛之歸非所謂恕也蓋爲人臣者當以責

難於君納君無過爲己任不可以己所不能而不以
難事責於君也爲人君者亦當務爲善明德而新民
然後可謂推己及物之恕矣又曰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則非恕也大抵帝王之恕則有天下國家禮樂刑
政俱在必須無惡於己而推以及物然後可謂恕也
且人君惡德貪戾爲重必須端本清源然後無作亂
之患矣一人定國堯舜是也以後世人主觀之號令
向背之間少有爲善則垂亡之國轉而爲安固少有
爲惡則安固之邦亦至於覆亡矣周宣王卽位於周
室旣衰之後而側身修德周道復興一人貪戾桀紂

是也萬古凶德必稱桀紂桀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也
而惡名皆聚子貢亦曰君子惡居下流後之不善之
君亦多而必以桀紂爲首者貪戾故也桀紂以天子
之尊一朝爲匹夫桀走死鳴條而夏禹四百年之基
業忽墜紂衣寶玉自焚而商湯六百年之統緒亦絕
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益戒舜曰無若丹朱傲
舜豈若丹朱乎告戒之道固如是也孟子曰堯舜人
倫之至也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是不敬其君
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是賊其民者也後
世人主當以堯舜爲法而以桀紂爲戒也　上曰堯

舜有優劣乎大升對曰豈有優劣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同是生知之聖人也固無優劣但禹之德似湯武文王之德似堯舜若以湯武比於堯舜則似有小間矣　上曰堯舜孰優大升曰堯舜之時以一歲言之則如四月之時堯之德則欽明文思安安舜則歷試諸難耕稼陶漁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程子曰堯與舜更無優劣斯言信矣文王亦生知之聖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文王之後孔子生於周末爲百王表

率其弟子之言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蓋堯舜之時黎民於變時雍其澤在於一時孔子則垂法萬世其功加於堯舜所謂語聖則不異而事功則有異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爲道統而堯舜之時則有若皐陶稷契湯之時則有若伊尹文王則有若太公望散宜生孔子則有三千弟子而顏子曾子得其宗其後子思得曾子之傳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孟子沒後斯道之絕千有餘年至宋有濂溪先生周惇頤得不傳之緒於遺經有所著太極圖通書又有兩程夫子出焉兄顥明道先生有所著語錄弟

頤伊川先生有所著易傳講明絕學啓廸後學大有
功於斯文其弟子則龜山楊時豫章羅從彦也延平
李侗學於羅從彦朱子李侗之弟子也撰定經書之
註集大成於諸儒矣三代以上則自上躬行以率之
後世則雖或有爲而不過爲學者事也我國僻在海
隅自羅至麗非無名人器士而所治者章句所尚者
詞藻其尤者不過以節義勲業相高而已及我朝
世宗大王崇尚學問儒敎蔚興爲士者始知性理爲
己之學名儒碩德前後相望今日自　上好學人皆
謂聖代明主出矣一時賢士豈無出而應之者乎易

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聖作物覩必然
之理也　上曰堯舜湯武皆得賢臣共成至治三代
以下則雖有濟世安民之賢者不樂仕宦以道自守
而隱居者不遇其君而然耶時事不善而然耶此何
以然也大升對曰明德新民體用之學也若真儒則
豈可獨善其身乎一偏山林之士則或有長往不返
者矣若伊尹之於商湯傅說之於高宗皆遇其君行
其道者也孔孟遑遑如也三月無君則吊以行道爲
己任故不敢退居歷聘諸國矣漢武帝承秦焚坑之
後表章六經可與有爲之君也而好大喜功內多欲

而外施仁義故得董仲舒之賢而不能用以爲江都相宋神宗以明道爲監察御史眷遇隆重而與王安石議論不合故神宗終不能用伊川年二十五六時赴舉下第其後雖有薦舉者自以所學未至而不願仕也哲宗初年司馬光呂公著薦之以爲崇政殿說書伊川以爲儒者得爲勸講之官使臣自擇所處亦無以過此卽承召就職知無不言經筵講論反復推演一時聽者以爲支離伊川曰輔導人主不如是則於何盡心乎天下方尊信之其時有蘇軾者有文章才氣而心術不正與伊川不合使孔文仲上疏駁之

以憸污鄉黨指爲五鬼云而仍以爲西京國子監朱
子於高宗朝及第適遇時難且以親老故退去至孝
宗朝因求言上疏承召入對時與金虜講和議遂不
合退去爲浙東提舉按劾知台州唐仲友贓污事封
章初上時相王淮與仲友姻親也卽爲排斥之且林
栗來與講學議論不同則栗上疏曰熹不知文字竊
程頤張載緒餘云因此退去寧宗初年以侍講登對
奏疏極言時事寧宗曰始除熹經筵官今欲事事預
焉罷侍講爲南京提舉矣古之聖賢豈敢一日忘天
下乎伊川爲西京國子監時上表辭退其辭曰豈舍

王棻忠戀之誠雖至不得已也去就之義當然又曰義迫當去無路自伸云聖賢之心豈敢一日忘君乎夫賢者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者非欲自爲尊大也尊德樂義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爲也世或有恬退而不樂仕宦者或有遇知於上而小人嫉妬不能容者或有不得於君而退去者人君若以至誠求賢則何代無賢者乎大抵賢者不能自重則雖用之何益於國家乎人君苟不至誠信任則賢者亦何以爲用乎此所以君臣契合自古爲難惟在人君用賢之誠與不誠 上曰程朱之退去時君不能待以至誠故小人

讒間矣若以至誠則豈有讒間者乎大升曰 上敎至當小人之害君子千蹊百逕故人君雖欲至誠用賢而賢者不得接跡矣孝宗南宋英明之主也朱子際遇之初必欲端本清源故三入而其所論皆攻治宦寺之事盖孝宗在潛邸時多寵幸故也朱子以爲嬖幸當朝則雖欲有爲而終必爲患因以退去古人曰知賢非難知而信任爲難若不信任則小人之讒間何所不至乎以 祖宗朝言之 中廟初年勵精圖治衆賢彙征盡心國事而小人之徒旁伺窃謀搆成罔極之讒一時諸賢誅竄殆盡至今朝野之間有

志之士言之氣塞自 上旣知至誠用賢則自無讒間之入此實一國臣民之福也不勝感激頃日李滉李恒曹植上來事下書雖是 先王之意而 上所以繼述之者尤美矣李滉曹植皆辛酉生李恒則己未生皆七十之年也自 上欲見之心雖切而待賢之道所當寬假不可驅迫也若日寒有病則觀勢上來事更爲下諭何如臣於李滉李恒見而知之曹植則未見而嘗因朋輩亦聞其人矣李滉則自少恬退不樂仕宦而觀其議論地位甚高祖述程朱故所著文字與程朱之言無異李恒則當初業武妄行之人

悟而知學閉門讀書德器亦成見之儼然其勇與古人何異但晩而爲學故所見不能該通矣曹植氣節磊落可謂壁立千仞可以激頑立懦而學問則有不循規矩之病矣成運亦遺佚之士也 先王朝承召上來而辭病退去年已七十矣此人則無因聞知而大槩恬淡自守者也一時賢者不一其人而如李滉則尤爲拔萃者也隋文帝時王通上疏獻策朱子以爲不知其身之不足以爲伊周也言伊周事業之難也自 上召彼數人者欲致三代之治而彼數人者豈以伊周自許乎責任太重則恐以學問未至爲辭

接待過厚則非惟不敢當且有盡歡竭忠之嫌信任之意所當專一而接待之道則斟酌爲之可也一時極其接待而終不能繼之則讒說之所由生也宋仁宗朝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脩杜衍登庸未幾被讒退散方其登庸之初已有爲彼衆賢而預慮者矣今者招延之舉真不世奇事而有識之士亦或有慮其後患者矣陰陽消長固其理也以至誠堅定然後無後日之弊而治化可成矣且聖學高明然後政事之得失羣臣之賢否可見中庸九經章曰修身則道立中庸之道以修身爲本而伊川亦以立志求賢責任

爲治天下之大要必端本清源然後賢者樂爲之用
也此意自　上留念可也
十九日夕講講禮記執義奇大升臨文　啓曰高宗
諒陰三年不言以爲帝王之盛節故號稱高宗又得
傅說爰立作相濟以學問之道皆由於孝爲百行之
源故能得賢弼以成治化然其時百官總己以聽於
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至於後世時異事殊不得
己命令教戒而喪禮一節不得行古之道矣然亦不
可不留念也因進　啓曰近日恩典大霈無辜被罪
者皆得伸雪人心快悅矣然其間遺漏者尚多自

上每以 先王朝事改之未安爲敎然物情之所悶
鬱者正以爲 先王欲改而未及之事今日正當繼
述之時也且頃日大臣書啓時以被罪衆人一時盡
啓爲未安又或有遑遽未及達者矣己酉年李洪胤
之事忠州人不干者多死杖下至於在京之人一知
其名出於口招則不得免焉至今二十年猶在謫所
者多如此大霈之日若被咸宥則豈非聖德事乎非
獨此也丙辰年全羅道居安瑞順因求言上疏論宋
麟壽等非罪寃死又指尹元衡李芑等所爲故元衡
故重其獄事律以庇護逆賊瑞順不勝嚴刑竟死杖

下辭連鄭綸斬不待時與瑞順同爲籍沒金應鼎則以書給上疏謫于朔州至今未歸宋麟壽等今已昭雪而此人猶未蒙宥豈不冤哉自　上下問大臣特爲原放則人情洽然矣又曰　慈教（是時大妃垂簾）沈以爲聖學高明然後改之其言亦至矣然權奸用事剝殺無辜豈可以事在　先朝而有所持難乎　先朝未及爲之事自　上繼述則尤有光於　聖孝矣柳堪爲吏曹正郎時李芑以其不從私囑因以懷嫌令其鷹犬韓智源伺候捃摭其所爲而無可指之端則乃以武定寶鑑不必覽之說爲罪而羅織之竟致竄黜

夫柳堪之言不必爲罪況言之與否亦無辭證而終
不能發明其時朋奸美術之事難以枚舉後日倘有
奸小欲蔽 聰明者皆用此術自 上惟在辨之於
早而已善人君子會於朝廷氣脉盛長則邪正消長
之機判矣若使混處則君子必退小人必勝自古而
然 先王初年亦可謂君子衆矣尹元衡以外戚奸
慝自知見擯於公議故黨附李芑鄭順朋林百齡之
徒搆成大禍盡陷士類於不測之地此實近代莫大
之禍也自古小人無寅緣則不得逞其志往者金安
老連姻王室得肆邪毒士林受害至於元衡則又倍

焉戚里之人若容假借禁防虛疎則他日禍亂未必不由此而階也此意自 上亦不可不念也

十二月初九日 上召對丕顯閣 上問伐氷之家伐氷者何謂也執義奇大升對曰或云斬氷或云鑿氷卿大夫以上藏氷而用於喪祭卿是公卿天子之三公六卿諸侯無三公大國三卿卿大夫以上祿厚而事備故於喪祭藏氷以用詩曰二之日鑿氷冲冲卽十二月也陽氣生於地下陰氣發於地上水凍而成氷先王非徒用於飲食陽氣在天地間如火之著於物冬則陰盛故藏氷三四月之間陽氣發盛故出

用此燮理陰陽之一大政事也　上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千乘萬乘獨不然乎大升曰何獨不然乎不畜斂臣獨言於百乘之家者百乘之家始有采地以家臣爲邑宰而使治之食其常祿故不畜聚斂之臣百乘之家猶且不可聚斂以取怨於民而况千萬乘乎舉小而諭大昔公儀子拔園葵去織婦曰食祿而與民爭利則小民將何所售乎後世食祿而爭利於民肥已而爲分利之事甚矣夫盜臣者盜國之有者也斂臣者斂民食而入之國也盜國財者不至於失民心故曰寧有盜臣所以甚言斂臣之不可畜

也後世人主有富國之計則言利之臣起矣如我朝户曹之官欲富國用喜聚歛而不念生民則財雖聚而民散不能爲國矣又曰聚歛之害先聖之訓戒如此而後世人君奢侈無度故不能節儉焉夫財者天地所生自有常數不在於民則在於上窮奢極欲用之無節則目前財匱不得不用歛臣矣掊克之言順適其意故人君樂用焉巧爲名目重取於民皆由於不儉約也人君如欲不畜歛臣則當以儉約爲根本也李後白曰儉約則用度自不煩矣人君一有富國之意則歛臣例先自私不利己而誠心富國者亦幾

人哉有國者不患不足而患失民心如用斂臣則得財無幾而失民甚多矣近來外間傳說守令等有私獻之事間有公然托私獻而求於他處者　先朝聖哲化理清明不知何以有此言也此等一切嚴禁杜塞其根源可也守令雖有愛君之心自有名分自有法禁何可私獻乎旁蹊曲逕曲諂於君欲固其寵也大升曰李後白因聚斂之臣推演而言之其意好矣因陳聚斂之弊又曰頃者有人以其田民納于内需司内需司就訟而推之王者至公無私與天地日月爲一何可受人之私納至與民爭訟乎豪右之家與

民爭訟人且非議之而況有國者乎故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利者義之和己安而人亦安矣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所謂以義爲利者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欲利於己則必害於人人各欲利於己而與我爭奪則求利未得而害己隨之所謂以利爲利者也聖人之丁寧告戒如此而後世亡國敗家者率多昧於此義伏願十分省念焉　上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財不必言而言之何耶大升對曰財者人之所以生養者故聖人重之古人有言食爲民天易曰何以聚民曰財夫生理必賴飮食不可一日而無財但

以財爲主則利欲生而爭訟起矣故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民安然後國治百姓足君誰與不足大凡衣食足以仰事俯育然後可與爲善飢寒切身則不顧廉耻孟子亦以不奪農時爲王政之本因天地自然之財而撙節之民之衣食既足則可以治禮節故必言財然以財爲主則有害故先言德人君不可專利而必與百姓同其利可也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貨流通然後足用矣人君徒政而無愛民之心則是無根本也徒心而無均民之政則澤不下究矣大學以絜矩爲主而多言財用者人生日用不可無者

財也人君善處財用使民均蒙其澤可也古有蓄積
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積三十年
則餘十年之食國無三年之食則國非其國矣我國
財用匱乏戶曹經費猶且不足幾乎國非其國識者
悶之蓋連年凶荒而浮費亦多因以偸竊成習故如
此必須崇儉節用省去浮費然後可以扶持矣文王
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此聖王之法也取民有制爲國
經費而蓄其餘以爲不時之用我國田土結卜或大
或小上上則一結之稅至二十斗下下則四斗也小
小公家之用皆取於民至於各邑守令私用之物亦

於窮民取辨一結之田僅種一斛而收穫不饒或有
盡其出而猶不足於公家之賦至以牛馬什器易而
納之者居多役煩賦重莫此時若也常式正供不可
減也其餘雜役量度蠲減以活窮殘之民如有汎濫
守令隨現痛治救民革弊如救焚拯溺然後治效庶
可見矣 上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何指也大升對
曰南山有臺燕享通用之樂歌君子指王侯也泰誓
曰惟天地萬物父母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蓋人生天地間天爲父而地爲母元后代天理物故
曰作民父母天降生民不能自治必付之聖賢之君

而父母斯民焉父母之於子爲之生養無所不至君之於民亦然故王侯爲民之父母好民之所好惡民之所惡此父母之實也以民心爲心民欲安則安之惡勞則免之所謂如心爲恕也君之於民貴賤懸隔君若不能深切體念則以富貴之極何以知斯民之困苦乎須常常思念日寒則曰其有凍乎年荒則曰其有飢乎如父母念子之心則善政可舉矣小臣生長鄉曲少時不免飢寒故民之疾苦備嘗知之近來食祿而身安則民之困窮有時而忘之矣九重之上常念樂歲之飢餓凶年之死亡則發號施令之間自

然民被其惠矣人主苟或不然則佞臣阿附上意年
凶而以民不飢爲言軍旅之時而以民安爲言左右
壅蔽之害有如是矣明德而新民人主之責也其次
則卿大夫之責也古人以民之不善爲憂欲其皆有
以復於善後世生民不安而不念其所以安之况望
善其不善者乎往年凶荒多有道殍雖有賑政亦不
能救所見慘惔今年凶荒前古所無　山陵甫畢而
天使連來民之艱苦極矣伏願恤民之政每每留念
勞神焦思求有以活之也　上曰故治國在齊其家
他章無之此章獨言何也大升對曰故者結上生下

也治國之意上文既言之下又有引詩之言故以故
字結上生下而三引詩之下又有結語　上曰三綱
領釋處但言能者之事不言不能者之事何耶大升
曰聖賢著書立言有詳有略大抵三綱八目非有異
也八目乃三綱中之目也五章六章細分而言之大
學中誠意工夫最大物格知至而意誠則工夫已盡
故於七章只言有心無心者之病而不言工夫心與
物接恐其欲動情勝而不能操存省察也八章亦言
偏僻之病身與物接治其偏處則誠意工夫流通矣
大槩誠意之後則工夫易矣九章言修身而敎於家

修身工夫已盡故以此而推之於家也所令反其所好者如自上或受私獻之物則非好彼人也非重彼物也而臣下人情間失誤之事不可得以禁矣人主所爲一毫有未盡之事則人心至靈雖壓於勢不能言之而其心必以爲自上如此何能禁我云爾則是所謂所令反其所好人必不信矣故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謂恕也十章則意思廣矣所惡於下毋以事上以國事言之則戊午天使宦官之來一路求請擡扛至於五百一擡扛擔持之軍多至二千餘名黃海道各官櫃軍不滿五六百名中

國使臣之作弊卽所惡於上者也我國宦寺擲奸於外方如有弊端則亦如此矣當以所惡於上者毋以使下也人臣不盡心於上則必有欺罔之弊日本使臣出貪毒之心求索以去此則所惡於下者也我國使价之赴京者若好貿易之利則亦如此矣當以所惡於下者毋以事上也且如吾亦欲孝而民亦欲孝則使之盡其孝毋使己邉長而人邉短此皆絜矩之意也大槩十章言好惡義利治國之道好惡義利而己孟子初見梁惠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義利之辨最大矣又曰大學不過一部書而經一

章蓋孔子之言蓋者疑辭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辭約之文讀之似不易曉反復玩之則其意備於經一章覽經一章時傳十章之意兼入而玩索則互相發明矣蓋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言心則有眞妄邪正以明德爲名則降衷之性之發見者也明德者人人之所同得而以陰陽五行爲形故不能無氣禀之異不能無耳目口鼻之欲以氣禀物欲之拘蔽有時而昏而本體之明有未嘗息者天理浩浩晝夜流行雖閉塞之久而感之則本體見矣見孺子入井

而怵惕自發焉羞惡恭敬等心隨處發見而人自不察故物欲漸蔽而天理漸喪無異於禽獸矣若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則始雖微妙而可以培養漸大矣長一分天理則消一分人欲長十分天理則消十分人欲本性之初漸可復矣自　上虛明應物之際湛然無欲之時深加省察或於讀書時覺悟則可見本體之明矣變化氣質習與性成人欲銷鑠天理流行此明德工夫也明德之要誠意爲大心之發也眞實爲難惡惡之心如水火之不可蹈則爲善日就月益矣燕閒之時體念此意時賜接待講論此書則聖學益

進矣古人言人主一日親宦官宮妾之時少接賢士大夫之時多然後可以涵養德性又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與近習久處則褻慢之心生與賢士久處則恭敬之心生矣人民疾苦稼穡艱難無非學問中事也存心不放勇猛奮勵然後德業日進若悠悠汎汎則終必無益矣孔子曰學如不及惟恐失之著力講論則日知其所未知心安而理熟矣須數開 經筵頻接儒臣無如一暴而十寒也閭巷之士必有師友之益然後學問進矣况乎人主一日之間萬機至煩苟無儒臣之講論啓沃則亦何以管攝身心而成就德

業乎又曰大學之書卷帙小而立言簡當天下國家無不包羅故得其要領甚難玩味大文體認心上最宜於帝王之學他餘雜書不當看只看此等書則無味處漸覺有味矣又曰金明胤罪狀兩司伏閤本館陳劄而未得蒙允羣情悶鬱久而不已明胤傾邪凶險自 上必已洞照而以老臣已往之罪過尚此留難然其平生所爲反覆無狀至今保全國家之不幸也公論已發自 上不可不快從而俯循人情也鳳城以客啓被罪大抵客啓發後朝廷不得已論啓先王牢拒數三月朝廷堅請不得已罪之是豈 先

王本情乎乙巳年定罪錄功明胤欲參其勳告尹任
而鳳城無辭連之事乃請并爲處置處置者殺之也
王子有善人國家之福而以告變得功爲心敢以處
置告之吁其甚矣元衡當國之時誰能開口 先王
亦已知之故葬以王子之禮矣漢武之雄才大略而
江充讒戾太子大起巫蠱之獄太子哀乞而[illegible]不聽
遂殺充欲以自明而人以太子叛爲言武帝發兵討
之亡之湖縊死後因田千秋上書武帝大悟遂族滅
江充作歸來望思臺父子間小人離間之狀如此況
鳳城之事無形跡可指而欲爲錄勳爲此奸毒之事

論其罪狀殺之無惜其可使之留於朝廷乎請快從
公論竄黜遠方則是非定而人心安矣
戊辰正月十二日朝講講論語直學奇大升 啓曰
人主居九重之內聰明不能四達是故政令之間用
舍黜陟或有差誤則大臣獻替臺諫糾正自古及今
帝王之法也有違於此則國事謬矣近日以來大臣
啓達之言臺諫彈駁之事亦皆留難至爲未安金明
胤竄黜事兩司玉堂連日上劄大臣亦爲陳達而終
未蒙允三司公論固不可不從而況大臣之言乎夫
有志於爲國則必從臺閣之言然後言路開矣若不

從臺閣之言則非惟公論壅閼人心解體自　上亦
以成習以爲雖不從臺閣之言有何害乎聖念如此
則豈不大可畏哉且大臣體貌甚重自古大臣所請
之事人主無不從之大臣若不合在位者則自有公
論自　上退黜可也不然則其言不可不從也如是
然後大臣亦知無不言伏願優待臺閣敬禮大臣則
朝廷之上公論自行而國脉延長矣國家弊端雖不
能一時盡改惟當次次改之可也遐遠草野之間雖
有弊事自　上何以知之　先王朝亦有求言之時
今則　卽位之元年也今亦求言使之盡言而善爲

採用則可以正其誤而成其美矣

晝講講論語直學奇大升　啓曰自古帝王欲興至治必以修身爲本而且以招集人材爲急務國家萬機不可獨運當與賢者共之凡人欲作室則先備材木然後得以成之況於爲國乎　中廟朝人才多出而己卯乙巳之間不幸有士林之禍死於非罪而存者不多二十餘年雖在竄逐之中而氣節不變於風霜學問益務於窮苦者有之其人或年近七十或踰六十若循次用之則恐未及展布也古者用賢或即授大官今亦不拘常例不次擢用好矣且修明學校

培養人才隨其成就而選用之有能知國家之治亂生民之休戚者與之共政則可以革弊瘼而前人未及爲之事亦可修舉矣　先王末年留心學校揀選師儒而能文之人皆預其選然而古則有學識年長者始與其選今則年纔三十循其資格而與焉儒生皆是朋輩或有長老者其何以教誨乎　先王朝累選師儒而未見其效者此也惟彼多年竄塞流離困苦而不爲變易尚能從事於學問蔚有成就者此眞可爲師表之任者也議于大臣特加簡拔授以師長之位使之勸奬儒生則斯文興起而治化文明矣又

曰大學之敎明德而新民自　上爲學而或不及於下則無乃未安乎匹夫爲善亦及於人况人主乎請下諭於諸道監司使外方鄕校儒生皆讀小學三綱行實二倫行實等書則四方自然風動矣小臣生長鄕曲不知爲學而　中宗末年宋麟壽爲監司勸讀小學故得其冊而讀之始知聖賢言行盖承流宣化奬育人才乃監司之職責也乙卯以後不暇他事只擲奸軍器而已自今可爲師表者擢爲方伯則可以觀風宣化敎誨儒生矣

三月二十五日夕講講小學承旨奇大升　啓曰班

孟堅漢史雖說小學大學規模大略然亦不見其間節目之詳也考藝文志則無之適考食貨志則人生八歲入小學學五方六甲書契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序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知朝廷君臣之義此規模大略也古之聖賢使民富而教之故然矣後世廢先王之道刑煩賦重民無生生之樂何暇爲善乎國家獘端非一而根本在安民民安然後教化可行必須先寬民力使之富庶而後教之可也且右贊成李滉上疏後又令知製教爲教書下諭此甚美意也滉不敢以賢者自處故不敢來矣然若待日温懇辭

以招則似不得不來矣大抵近來士大夫風俗異於古無致仕之路雖有欲去者不得去此李滉之所以爲悶也待士大夫當以古道老病之臣引退之事亦許之可也

四月初三日夕講講小學承旨奇大升 啓曰趙光祖 贈職事一國人心之所同然也小臣前已啓之近則大臣亦啓之自 上想已洞照而猶且留難者必詳愼之意也然而下情則恐或自 上尚未洞照以爲未安矣自 上致力於講學見理漸明則光祖之賢自當知之而如崇獎等事斷自聖意次第舉行

據國朝寶鑑及栗谷經筵日記則靜菴贈職在丁卯冬此錄中年月恐誤

則尤爲聖德之光矣大凡人主爲治之事固多端矣一日二日萬機皆當留心而必先立其大綱然後庶事自有條理而不亂矣方今上欲圖治下欲補治機會甚嘉然而國家積弊甚多若欲一一改之則恐有防礙處欲捨之則愈滋而難救當酌其輕重緩急於其間而次第行之古人之論治必以大綱爲主程子曰欲爲治者必立志求賢責任欲爲其事而徒泛泛悠悠則事終不成矣如欲致太平之治則當以三代聖王爲師法常以爲一國之內人民之衆以至昆虫草木皆仰賴於我躬欲使之各得其所則此人君之

立志也此志旣立則逸欲不敢生而天理漸明矣百
姓恐未安欲其安世道恐未平欲其平至於起居寢
食之間恐或有傷政之事思慮言語之際恐或有害
治之端戒謹恐懼如履春氷如蹈虎尾每以追及古
聖人爲心古人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此立志也然
而九重之內耳目未廣萬機之繁不可獨理必也得
賢而親近之任之勿疑則彼所謂賢者引其四方之
賢者與之布列朝廷共理國事此人君之任賢也所
謂責任者人君必得賢者置之相位及六卿之列倚
重之如柱石棟梁信任之如腹心股肱使之統率百

僚而各以其職責之若守令則必責以治民若邊將
則必責以撫恤軍民如此然後衆職畢擧而國事理
矣 祖宗朝六卿長官事多自決然後上達今則每
以擅斷得罪爲懼應文逃責凡事必稟於上君勞於
上臣佚於下此豈體例乎古法臣則服勞君則執權
柄任人而治道自成人君不必躬親庶事但作爲規
模委任責成六卿則治其六曹之事無異治其一家
之事然後可以畢其才能而有成效矣在昔爲兵吏
判者或至四五年之久故吏判則四方人才邪正遠
近職事能否皆得詳知兵判則武臣禁軍才否兵事

利害首末亦皆詳察是以注擬之際銓衡不差內外庶官各得其人矣近來則吏兵曹判書過一年則輒呈狀圖遞古者戶判則亦至十餘年不遷故錢穀元數及四方水旱風霜年運凶荒無不詳知而爲之經紀有如一家之事近來則纔過五六月輒復見遞新舊遞易之際奸胥黠吏乘間幻弄官府之物盡被偷竊以古人之言見今日之弊規模之得失著矣請以立志求賢責任三事常加體念焉徒有求賢之心而此志不立則雖求之不可得雖得賢士而此志不堅則亦不可用矣必也委任而責成如微細過誤之事

置而勿問此治道之大綱也大綱不立則小小之弊
雖欲救之不可得矣
十二月初二日晝講講論語承旨奇大升 啓曰近
來災變甚多聞見可駭自 上亦應省念矣臨御以
後非常災變連出是雖天心之仁愛然恃其天心之
仁愛而不爲戒謹則不可矣常自惕慮曰天心何爲
而不寧乎致其恐懼之心盡其修省之道則可以消
災爲祥矣臣見八道書狀雷震地震無處不有上有
天災下有地變變孰甚焉虹霓亦多有之夫虹霓者
天地不正之氣而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也且當

發於夏月而乃現於天地凝閉之時且近來日暖如春霧氣連作夫災變不可的指爲某事之應然古人亦有以類應言之者矣夫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雷震者乃天地不和之致也地道主於靜而不靜則有地震之變地震者乃天地不寧之故也地震者古人以臣道言之而虹霓沉霧又是陰陽之慝氣則無乃有小人陰害君子而致此變乎陰霧則亦有蒙蔽之象自 上勉强學問而出治清明凡於政事之間無不勵精圖之然燕閑之際或有一念之差隱微之間或有一事之失則亦足以有關於天地

之象無乃有憸小之人千端百計熒惑聖聰之漸而致此變乎此聖明之世必無之事也而小臣私憂過計或慮自 上忽於君子小人消長之機焉耳楊仁壽事（上在潛邸時受十九史畧於醫官楊仁壽）兩司論執已久而 經筵亦啓矣自 上以仁壽有句讀之學命之以爵欲報其功聖意亦至矣然命付東班之職不免爲私意所累而臺諫論其不可則反以西班極職命付之是可謂有從諫之實乎自 上入承大統方在亮陰之中屈於大義而當爲之事多有未得爲者大事時未及爲而思報微勞可謂失其次第先後之序矣軍職

升降不足爲輕重而不從臺諫之公論是乃政治之一大累也毋論大小事一從廟堂之公論不失大小緩急之宜則於事理極當於政體甚合矣

初六日夜對講論語承旨奇大升　啓曰學問之道古之聖賢論之至矣後世議論反爲支離難於領要蓋堯舜禹湯其言要而約以存心修身爲主存修之道孔孟言之而程朱發明焉蓋人主學問與韋布雖似有異然其大綱領大根本則未嘗不同學問當以治心修身爲本古人於修省工夫恐日用間少有間斷必使觀古書而則古事書所以維持此心也程子

論格物致知以爲格物亦非一端如讀書講明道理論古今人物遇事處其當否皆格物也爲學之道無時無處不用其力然後可也自　上有萬機之繁而其間一言一行一動一靜必存心省察乃可爲學若在乎時念之而只於開卷時爲之則工夫間斷矣古人曰能自得師則王又曰自用則小好問則裕後世人君雖不如古之得師之道而朝廷之上豈無其人乎必得當世之賢者置之大臣之位尊之敬之雖不名之曰師而有此意思則有尊賢敬大臣之道矣中庸九經先修身而次尊賢賢德之人必也尊重然後

君有嚴憚之心過有能正之理也臣伏見判府事李
滉稀世大賢也自　上接待隆重士林莫不欣欣然
儒者不以尊其身而安於心惟人君樂善從諫至於
蒭蕘之言亦必擇用焉則必以此爲喜而樂爲之用
也臣以爲延登此人置之朝廷不但聽其言而已每
當政事之際聖心以爲此事無乃此人以爲不可乎
如學者得嚴師而省念焉則甚好矣近來李滉所啓
或教之曰言聽計從滉還爲愬縮而有不敢當之意
況臺諫侍從之言雖不關之事一切留難滉豈得安
心乎尊賢必自修身始惡於修身則不但滉在朝爲

蓋君臣之間兩得其道也徒以外貌尊寵羈縻則老病之臣安得苟容於朝哉 上曰此言甚善但近來留難之事以爲未安者予何以知之今此所啓至當矣大升曰臣雖不能細知而其道德學問與古人無異古人之心如此此人之心亦恐如此也 上曰此人借以古人言之何等人也可比古之何人乎似此議論固爲未安而素懷如此故言之大升曰李滉年已七十所見甚高而無一毫自滿自足之心兼聽並觀舍己從善如恐不及雖年少所言亦必商量其觀古書少無執滯篤信程朱工夫純至東方名儒自前

朝至國初文字湮沒不能詳知然未有如李滉之篤寔者也他日入侍之時自 上講論義理則其於帝王學問豈無啓沃之益乎但此人稟性踈淡自少恬退習與性成自 上屢召不已故不得已上來而必欲求退然而自 上若有必用之意則平生所學豈不欲展布乎若但泛然尋常使之悠悠死於朝廷之上則必以爲羞恥決然退去自 上雖欲挽之而不可得矣

十九日晝講講論語承旨奇大升 啓曰傳教有曰刻民聚斂不可爲也戶曹參判柳景深以國計消縮請別議措置之事故有是 教

此言至爲感激厚歛於民則國家之根本先已斲喪
不可爲也後世人主不知此意姑急目前之事以厚
歛於民爲安此甚不祥之事傳教如此生民之福也
朝廷之上善爲處置而別爲更化弊端然後有可改
之路若暫爾泛爲則似難改也政事號令之間措置
不能得宜則上雖有善心不能行也小臣每切私憂
一朝國儲告竭不能支持雖欲不爲厚歛亦恐不能
也必也須知此意別省浮費然後可以救也人皆泛
泛悠悠雖或有憂者而或不知其如此切迫也食爲
民天洪範八政其一曰食周易亦云何以聚人曰財

財者不可一日無者也一時竭盡則雖欲不虐民得
乎蠲減等事朝廷雖有號令而皆歸虛事頃日黃海
平安道以屢經　天使特命蠲減戶曹文移外方知
委于民民喜其當納而被減已備之物私自用盡各
司將其乏絕難廢之意續續啓請督納於民窮民旣
散之物反爲貿納民之爲困視前尤極其時守令甚
言其弊聞之憐怛又曰柳景溭所啓監察書吏官員
久任等事只欲下人不得偸竊不失所在之物也一
年經費甚爲浩繁而前年稅入只七萬石雖不被盜
以此消縮此甚大事經費必考古事一切減省量入

爲出可也又曰自古欲改弊法必知其源而治之今欲矯弊舍其本而防其末流則恐生梗而事難成也此司之弊必改此事彼司之事必革其弊如人之治風治腫各以其藥然後可以善救也國家無事不弊而防納最取其大弊朝廷大小咸欲祛之此固然矣但臣意則以爲自古而流漸至大誤其時改之則必不如此而因循積弊迄于百餘年一朝不治其本遽卽痛革以快目前之事則或不無某弊之生於其間也雖曰矯弊若不善改則反不如初國事還爲擾亂而已過一二年後得失自當知之古人云徒法不足以

爲治法雖美不善舉行則法不足爲法矣臣以爲防
納之弊不可不革而各司官員必汰去闒茸擇任剛
明者然後法乃可行此爲革弊端之根本也
己巳正月十六日夕講講近思錄承旨奇大升　啓
曰自古帝王始初淸明將大有爲之志或不久而怠
惰陷於他岐鮮克有終蓋人心操舍無常易致差謬
英明之主雖無嗜好陷溺之病或日月旣久事功不
成則心懶意闌終不克善者有之其間或務事功而
不多經歷患不反顧率爾爲之則不成或奉行之人
不能深謀遠慮乘一時之快生紛擾之弊則不成事

既不成心亦漸弛而愈不成矣宋孝宗天資甚高有志恢復卽位之初遂招張浚浚起於廢棄之餘奮發忠義勉循國事出師一敗讒間已入孝宗之心一沮所用皆是庸常凡夫僅可維持一世而已宋神宗資禀卓越卽位伊始銳意爲治富弼韓琦忠厚老成人也知上欲用兵則曰願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之意與之不合宋法之弊已久人情莫不欲改神宗恨無規畫之人矣王安石出而擔當神宗信而任之紛亂改法終誤國家其後用兵大敗神宗夜半起而痛哭遂至不與小人競進其禍蔓延爲宋室基禍之主此

後世人辟之所當鑑戒者也伏念 聖志高明事欲爲善心欲有成朝野顒望至治寧有涯哉臣以爲有志於始者不難有志於終者甚難然若以終不可保預爲畏憚而自棄則亦非大有爲之氣象所當爲之事則毋以爲難而終必堅定然後可也臣伏見臺諫之言每多不從經席間捄弊之策亦不聽施臣切悶之夫人之所見各異若 聖衷所見合於義理則雖或不必以在廷諸臣所見之不同强從也然公論所在人心所同或物論不合於 上意則當自反曰予之所見或有未盡乎廣詢博謀雖忤於我心而合於

義理則屈已從之可也蓋一已所見有限天下事變
無窮若以一人私見遽下成命事至差誤後雖欲改
而亦不可得矣　中廟初年欲行太平之治一時賢
士輩出多有激濁揚清之事處置之際亦豈極盡而
自　上以爲好意思一一聽從趙光祖自以君臣之
契前古所無感激恩遇知無不言而卒之上心一搖
讒間已入　中廟亦不能保其臣此已往明鑑凡事
十分周徧思量以爲長久之道可也近來積弊甚多
變革亦一美事然臣意則以爲當改其太甚者而待
聖學漸高經事已熟而多聚人材布列朝廷與之十

分商確然後次第改革以捄其弊則好矣此言甚似頹靡而　祖宗朝積弊多端今不能淑人心而遽欲以法令捄其弊則或恐反生他病不無後弊也閭巷常人欲改其久遠祖先之家必得良匠必備衆材又必待時而爲之然後可也若一朝遽撤其陳腐之家而無良匠無衆材則後難收拾况於爲國乎臣默察人情思治根本者少姑務目前者多年少者欲做快活之事喜爲更張之論長者雖知其難而拘於時論亦曰可爲不見終始擔當死生以之之人矣或知救弊而不知他弊又生其中或圖有益而莫念他害亦

在其間太無斟酌是甚未安頃曰供上捧上之際次
知作弊之事固所欲去然自爾漸磨而禁戢則可也
政院在喉舌重地其任至重外間泛濫之事令政院
次知檢擧則大小有異甚爲未安十三日朝講司諫尹剛元啓曰內庭
供上黜退人情請令政院糾察故及之供上人情等事次知下人刀蹬
作弊奸細甚矣然其弊源又不在此也各司官員當
躳親進排而百事觧弛不爲躳親使下人圖納次知
之人責問不來之故則下人必以人情防口各司官
員亦烏得無罪如此事隨現痛治則自無弊根矣大
抵人心之陷溺已久刑戮尚不避安得以號令治之

自不能生於心則可也先王之政化之以德齊之以刑人君必先以德化民使人心淑而世道平則自無如是之弊矣董子所謂人君正心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者此也今不先正其本而遽欲徒事變革則恐未可得也伏願 聖明留心於經遠之務囿民於德教之中以化其悖亂之習然後其不從者繩之以法則民自戢而弊自絕矣伏願澬留 聖念

三月初四日 上御夜對廳引見判府事李滉先是時還鄉故也 上問所欲啓之言滉歷陳出處之道爲治之要學問之方以及國朝之事任人之務 上

曰學問之人無乃有欲啓之者乎勿以爲難而言之滉對曰此事則難言也向意之人則在今非止一二古者有問於程子曰門人孰有所得乎程子曰謂之有所得則不易言也其時如游酢楊時謝良佐張繹李籲尹焞_{火遑}諸賢如是其多而不以有所得言之如此人亦不輕許況臣不可以欺天日以某人爲有所得而啓之也其中奇大升多見古文字於理學所見最爲超詣乃通儒也但收斂工夫少此未盡處也小臣常時以此爲短處勉之以加做功然如此儒亦不易得也　上曰此言至當

自上豈能知其學萬分之一乎然常時以爲文則能爲之也滉曰其文亦不易矣

四月初五日朝講講論語承旨奇大升啓曰頃日傅敎不勝驚駭憂懼先是大司諫朴啓賢等以楊仁壽月令事甚爲微細而至於訐私干恩賜其祿位蓋外言入於內而如此故上劄論辨上詰正言李忠元仍荅曰創造無形之言可謂狂矣政院啓辭玉堂論劄而自上不爲釋然豈不悶欝乎此事若嫌於煩瀆而不爲啓達則何有乎愛君之義文義間所陳辭不迫切之語甚是沈義謙臨文啓曰師弟子函丈間辭不迫切如此君臣之間尤當優容可也蓋因子貢方人註聖人責人不迫切之語而啓之也責人不迫聖人之德與聖人同德可也而流言一出

閭巷盛傳雖有欲啓者只以傳播之言難於煩達而止庶人謗于市則諫官聞之其敢不言乎 上意必以爲了無是事何以如是云云仍致激惱於 聖衷而不覺發其嚴辭也然若平心洞察則可知諫官本非創造而只啓外間之言也大抵人主待人發言之際其端甚微而其應甚著若有厭諫之幾則諂諛承順者爭逞其術皆欲錮惑 聖聰直諒敢言者不能盡言惟思奉身遠退直諒者退而諂諛者進則國事可知矣古之人君孰不欲治安而惡亂亾也然終不能治而卒底于亂且亾者有疑心與自用故也有疑

心則以直言爲斥己自用則厭人言而莫聞君子盡
言故疏之小人承順故悅之於是小人者引類呼朋
窺伺人主喜怒之端乘其喜而誘之因其怒而激之
朝廷上下情志不通則終必有危亡之禍而莫之救
矣惟人主平心不示喜怒然後事得其正喜怒有迹
則奸邪之徒爭爲中欲之計甚可畏也欲爲平心工
夫必先明理而察其是非曲直聽言之際必曰此其
愛我也此其承順也逆于心而求諸道遜于志而求
諸非道克盡大公之道絕去固我之偏可也平心明
理又必以敬爲主程子釋敬字以爲主一無適謝良

佐以爲常惺惺然尹享火邊以爲其心收斂不容一物
朱子又加以畏字若省畏字之義則可知爲君之難
上畏天命之難諶下念民嵒之可畏常存惕然之心
不弛敬畏之意則其於學問之道大有所裨益矣理
明而心平又知敬畏工夫則聖德日躋可侔古之聖
王矣柳濤曰前日答諫院之辭極爲未安此非諫官
創造之言閭巷浮言傳布道路諫官聞而啓之豈有
他意　上曰頃見諫院啓辭至爲未安故如是答之
也大升曰以常情言之予所不爲之事人謂有之則
不無悶鬱之懷然只以予無是事必是訛傳爲教則

浮言盡滅羣疑自釋矣權轍曰文昭殿事今當議啓
　上曰昨日憲府啓辭則欲爲共卓諫院所啓則論
一間奉安兩位之不可欲何以爲之之意耶大升對
曰昭穆之說父爲昭而子爲穆後世子孫亦各以昭
穆序之武王爲昭故子爲穆而孫爲昭文王爲穆故
亦子爲昭而孫爲穆也兄弟傳國各爲一世乃朱子
祧廟劉子之議而自漢時已有兄弟同昭穆之議歷
代帝王莫不共之故朱子以爲禮之末失而又自謂
其議未必可用云云國家宗廟制度旣定兄弟同昭
穆之禮故當初大臣議定　仁明兄弟位皆以繼統

之君同祔可以同昭穆共一位故增建後寢一間又
請增修前殿葢以殿內狹窄難於排置故也其議正
當但物情以國計虛竭日月迫近欲就殿內處置得
宜多般思量或有共卓之議也兄弟傳國嘗爲君臣
便同父子　中廟傳之　仁宗仁宗傳之　明宗其
間安有分辨輕重若欲分別則是有私意至不可也
遇難處之事要必合宜而後已雖稱已前之事豈無
可變之道頃日無過五室之議甚膠固不通之說也
自　上詳知而裁定可也沈義謙曰　仁明兩位同
爲一世當同終始何有後先分辨自　上雖不親繼

於 仁宗固當事之如一不可以分輕重也文昭殿內之制不能詳見故論議各異權轍則尺量地勢之廣狹便否而外議又以地勢狹窄之論歸之主張作隔之說若令朝廷共見規度則可無雜議而釋然矣

大升曰 仁宗明宗爲考 中宗爲祖 成宗爲曾祖 德宗睿宗爲高祖此其四親也四親之外禮當遞遷而或有功德之主則自爲不遷之位所謂不遷之主當論於親盡臨祧之後不可預議於四親之內也

二十九日朝講講論語衛靈公篇承旨奇大升臨文

啓曰古人之言雖指一偏固當比類而觀若聖人之
言則上下皆通矣雙峯饒氏註甚多而古人以爲饒
氏善於出註而自得則少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寡人
好貨孟子對曰昔者公劉好貨今王與百姓同之於
王何有宣王又曰寡人好色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好
色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夫好貨好色之
心亦氣禀之所賦而不能無者也但當推此心與百
姓同之而能去其私則可也至如飮食男女之欲亦
天理之所有若至於放溢則誤矣然不可永絶之也
夫好貨好色在臣子則當盡其自治之功而其治之

所及處則與他人推移同濟在人主則亦當戒其溢溢而與百姓同之則道理自行饒氏之言（子曰勿欺也而犯之下註雙峯曰自家好色好貨却諫其君勿好色好貨皆是欺君）似乎未盡尹根壽曰君臣之間如家人父子情義至重君有一事之誤一念之差或言官或侍從皆當規諫若待吾身無過然後始得以諫君之過則人無過者鮮矣非孔孟程朱則何得以諫君哉特以情義切迫故見君之過不得不諫其身雖不能不爲好貨好色而固當諫之饒氏之言極爲誤矣大升曰人臣若非聖賢地位則豈能盡善乎或欲爲善而工夫未及有不能焉者或不欲

爲惡而氣質偏滯亦未免有過焉者然其愛君之心欲使吾君所爲盡善而無過故君或有過則不得不諫若以吾身不能而不言君過則是幾於吾君不能謂之賊者矣昔光武欲廢皇后問於郅惲對曰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光武謂善恕己量主朱子引之於大學或問而極言其非以爲大啓爲人臣者不肯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一字不明之害大矣今也人君有過臣子以爲己亦不能云而不諫則國事烏得以爲正乎大升又因論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啓曰儒者學問亦當近裏況帝

王之學尤不可汎濫而見雜書夫聰明有限而萬機無窮人君惟當著意於經傳不當博覽雜書矣古人以爲恐分精力云聰明與精力恐有所分矣頃者命印四書章圖臣聞中國之人學問未深而以著書爲事此冊非切問近思之書也何足取乎且永樂皇帝命撰集四書五經小註及性理大全時顯有誤處詩書論語小註與先儒之論乖戾處甚多性理大全則不知朱子之意而撰修處亦多有之我 世宗大王晩年不見小註凡四書只印大文大註而覽之今亦以此爲法好矣論語小註不須見之一度覽過之後

卽以大文大註冊見之爲當矣講訖又啓曰拜陵事沈大妃欲親拜康泰兩陵臺諫論啓請停大槩杜氏通典有之蓋古人於祭祀備內外之官故君初獻則后亞獻此三代之禮也自漢唐以降無皇后亞獻之禮然欲存古規故儀註之書有此言矣杜氏通典所謂皇后拜陵亦如宗廟皇帝初獻皇后亞獻之類非獨專而爲之也我朝近有王后上陵之事而皆一度爲之若禮外之事累度爲之則豈不未安乎況 泰陵之拜尤爲未安夫喪事漸至卽吉第四日成服以生人言之則乃第三日也卽所謂生與來日也卒哭則改服小祥則練服

大祥之前無變服之事至於大祥之日始服玉色若
不得已有外庭應接之事如華使之來則主上變服
矣至如宮中則無不得已之事而方在喪中欲變其
服極爲未安此斷不可爲也　慈殿哀慕之情雖曰
無窮自　上從容禀達以禮停止爲當權轍曰自
上據禮陳達則　慈殿亦豈强爲之乎大升曰三月
自　上將幸陵而適有日變停之其時京畿守令爲
修治橋梁道路率其民人而來其於農務豈不妨廢
乎因日變命停而其後竟爲陵幸守令又率其民而
來一年之內三度擧動民獘豈可勝言農務之急一

時最關失一時則有一年之飢三月則將行而命停四月則已行而五月又有 慈殿拜陵之舉畿甸之民何以支當乎拜陵事今已傳教畿民必將上來若遲延數日則其弊不及捄矣拜陵事必據禮陳達而并以民弊不可不慮之意反復稟達速停宜矣又曰日候甚寒風亦連吹人皆疑其下霜竊聞平安道雨雹江原道下雪京畿黃海等道亦雨雹下雪云四月乃純陽之月也而有此雪雹之變詩云正月繁霜我心憂傷下霜而猶爲之憂傷況至於下雪豈不驚惕乎自 上令弘文館博考古事以入念慮間修省之

事則外間不能詳知但當此慘酷之灾只博考古事而已則應天之誠似未盡矣昔程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為感之也孔子作春秋書灾異以戒後人朱子曰古之聖王遇灾而懼修德正事故變灾為祥今之為變極其慘酷必修德正事然後可以變灾為祥不然則灾變之餘或有饑饉之患或有兵革之憂可不懼哉可不懼哉古人以為人君克謹天戒無所不至而必以某灾為某應則未安然箕子以洪範陳之於武王也合天人之道而言之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其曰庶徵者雨暘燠寒風也曰

休徵者休嘉之應也曰咎徵者咎愆之應也休徵所
謂謀時寒若者如冬則寒謀即人君聽用人言之事
也咎徵所謂急恒寒若者如今四月下雪乃恒寒之
漸也急謂促急也即人君自用己意之事也漢儒五
行傳祖述洪範而爲之其書亦曰聽之不聽是謂不
謀厥咎恒寒如　上有偏聽則下情不通即所謂聽
之不聰是謂不謀者也以此觀之天人之應古人言
之詳矣自　上每念灾異之應無乃其然乎云爾則
此乃敬天之道也伏見近來之事不如前日者多外
人頗有疑焉臺諫有所論啓答之峻截在近侍者有

所陳達敎之以越次所謂聽之不聽是謂不謀者近似矣政院因事請面對而不許因災異請延訪而不從未知自內有何事故而然也然古書之言如此而今之災變亦如此政事念慮間無乃有促急偏聽之咎歟每加省察克去己私務循法度則天變自至於消弛矣且古人以爲夏月雨雹者有寃枉之事而然也臣竊思之刑獄之間或不無寃枉而致之也往在先王末年國家多事不得頻爲啓覆而以至今日則在國恤中故亦不得爲之至於十餘年被囚者有之捶楚之下雖或承服豈無寃枉者乎近來之事亦

豈可謂之悉得其當乎議于大臣審理寃枉則是亦應天變之道也古人以爲民失志而然歟臣見前日竄黜逐廢棄之人近多敍用而其中或有處事之失而罷退者亦多雖或有一時所失然至於十餘年之久沉埋鬱抑豈無其寃乎若大端失身公論所不容者則難以收用而不然則除之以末職露之以微祿如天地之無所不容亦王政之所當爲也 上曰所謂寃枉者誰耶大升曰臣自念一國獄囚必多寃枉者初非指定而言也至於罷散沉滯則多有之問于大臣則該曹自當詳察爲之矣且晉州獄事河宗岳妻失行事也

首尾不能詳知而繫獄者甚多其中豈無曖昧人受刑者乎自　上詳審處之好矣　上曰此啓本暫見不能詳知然其所犯似無著見而的實處矣大升曰奸事最難知之然人皆知之而至一鄕言之終發於公論者其事不小而然也事干推閱者非止一二而不得端緖云世間或以嫌怨一出其言而終至於如此者亦或有之矣古人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如此獄事不無橫罹自　上省念則可以導養和氣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高峰先生論思錄下篇

己巳五月二十一日朝講講論語衛靈公篇大司憲朴應男獻納閔德鳳經筵官辛應時鄭琢等各陳晉州儒生獄事應男德鳳則以爲必治罪然後有所畏憚應時以爲原其情則非出於私情今若加罪則恐非聖朝之美事云承旨奇大升啓曰此事虛言頗多傳者有誤而聞者亦誤至有誤啓者一州人共擧之言亦誤只其一面人所爲也誣訴之罪雖或不治而毀撤人家之罪獨不可治乎儒生所爲非儒者之事而乃是無賴人之事也蓋曹植居于晉州年少輩以此事言于植植乃嫉惡之人且有名之士也遂言於監

司捉因而未得端緒遂放之矣厥後推官見罷者皆
曹植喧鬨而然也然植乃賢者必不虛言且非有私
心而如此也可信之人言之故不勝痛憤而然矣曹
植與河宗岳前室女子連姻李楨之妾與宗岳後妻
連姻李楨以隱微之事不可知也似若救之植與楨
平日相與爲交今因此事植以楨爲非年少輩亦皆
以楨爲非云以宗岳妻失行事至於名流長者亞生
釁隙年少人亦相排訐京中議論亦與之相判機關
甚重此甚不幸又曰張弼武事諫院論啓上命弼武嘉善資諫
院請改正而上牢拒不聽弼武或謂之清或謂之梟頊者諫院批

答 敎以通金石貫日月昨者又 敎以日月爭光是雖出於一時襃奬之意而 王言過中極爲未安與日月爭光者非聖賢地位則烏敢當哉鄕武以無識武夫持身如此貴則貴矣但其淸近於於陵仲子多有一偏可笑之事當此風俗頹靡之際自 上欲爲激勵之意則至矣但或意其爲不世出之人豈不未安乎爲將帥者雖或暴酷而有智略則亦可策勵而用不可棄也若鄕武則未知其果有謀略而徃在乙丑爲滿浦僉使而去厥後移授江界府使而見遞其時只遞者以其有可稱之事故也 主上卽位後

又拜會寧府使可謂不次擢用尤當感激卽來謝恩
而稱爲遊山出去此人不可責備然君臣之義豈若
是乎邊將不赴任自有其罪前者邊協以此被罪以
文臣言之評事羅恰李忠範皆被罪何獨於弼武不
治其罪乎有可稱之事則固當取之而有如此事則
亦當推考治罪然後紀綱立矣
夕講講近思錄自楊中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言用
止砭愚曰東銘　上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卽渙然不
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可謂有見而楊中立則不
知以此觀之楊時不如游酢矣二人孰優承旨奇大

升對曰先賢學問地位後學不可輕議但游酢溪然
不逆於心此必有所覺悟而然也楊時有疑而問之
斯亦不易矣游楊皆程門高弟而以地位言之則龜
山高矣　上曰此二人雖未及於程朱亦不偶然者
也一時有立朝之事乎大升曰臣見伊洛淵源錄游
酢爲察院矣楊時當徽宗末年蔡京執國命變生朝
夕而時有張瞽者客於蔡京家爲其子敎學一日瞽
言于弟子曰汝等學走乎對曰先生平日敎弟子行
步皆遵法度何以謂之學走乎曰爾父破毀天下極
矣大亂將起必學走然後可以免禍弟子大驚乃言

於蔡京京雖小人亦知利害故問計於張觷觷曰今無所爲但起天下大賢則猶可爲也京問誰也觷以龜山對於是召龜山拜官時年七十矣當時王安石之是非不定至於從祀聖廟龜山爲諫議大夫請去安石配享之列一時學安石者反以龜山爲非未幾金伐宋而徽欽北狩龜山亦去朝矣胡安國作龜山墓誌以爲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云夫賢人在朝則雖敗亾之極而或有可救之道也一時詆楊時者以見引於蔡京非之龜山大賢也非有私心而然矣　上曰此人一時行道則可以治平乎大升曰

當時若得聽用决須救得一半云庶可以撥亂而反之正矣宋朝宰相皆不知學問其間有若范仲淹者而纔拜參知政事不久遠去李沆雖曰賢相而亦不知道學如龜山者見用於平時則致治何難哉辛應時曰自古稱賢相者唐有房杜姚宋宋有韓范富歐其氣質事業誠不偶然然此特救時之相而不知儒者之學矣若學問之人則皆以義理爲國其治化豈止於救時而已哉但自古儒者每不見用於時君漢則有如董仲舒而武帝不能用宋則有如程朱諸賢而仁宗孝宗亦不能用儒者終至於宰相地位者無

一人矣司馬光乃儒者也而視諸程朱則豈不有間哉然其設施亦不久矣若以儒者作相則有補於國家大矣古今無異所當體念矣大升曰辛應時所啓至當大抵儒者之道非迂濶而不見用也但不欲苟合於人故其進難矣且必以正道輔君未嘗屈意而從君故不得見用且時人不能盡善而多有忌憚者故亦不見容於世上則人主不好下與時人相戾於是懷抱道德而退爲人主者若知其賢而任之專則賢者之道豈可不用於後世乎惟在人君用之以誠而已應時曰大槩人君欲用賢者則必明辨邪正然

後賢者樂爲之用若弁進混用則多有所碍故自古賢者不得以爲用矣人君洞知此弊可也大升曰人君始雖欲用而終必不用者皆由於讒邪間之也昔宋孝宗欲用朱子乃拜知南康軍事朱子辭不就及爲浙東提刑朱子亦欲有爲而務盡其職知台州唐仲友有贓汚之狀奏劾之其時王淮爲相乃仲友之姻親也匿不以聞朱子論之益力封章六上其時仲友已除江西提刑而未行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提刑以授朱子朱子辭不拜厥後爲兵部郎中而侍郎林栗與朱子論西銘太極圖而意不合上疏論之

當時上意方向朱子宰相忌之遂爲兩罷之策孝宗
非不欲用朱子而讒邪間之終致如此後世人主欲
用賢者則恐有此弊所當濬察也朱子作孝宗挽辭
曰似有鹽梅契還嗟貝錦傷云矣夫不正之人攀援
迎合不欲退去君子如有不合奉身輒退故小人常
見用而君子常不見用以近事言之　中廟待趙光
祖以至誠而終未免讒邪間之君臣之間不得保全
有志之士至今於邑應時曰自古朝廷往往不和者
必因議論不同而然也大升曰夫人之才智雖或可
稱而平心爲難或因議論相激而終至於乖隔則未

嘗不有其害矣盖人之所見各異則政事之間議論不同而其中自有得失人君必須辨别是非是者從之非者違之然後可以爲治若使混而不分必欲調和而使之兩存則是無異和氷炭於一器之中終必有大害矣俱收並畜固已甚難而若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則尤爲誤事而終至於大亂矣必盡居敬窮理之功而心德旣明然後乃能辨别矣賢邪消長朝廷治亂之所以分也人君冣當惕念矣講訖又啓曰朝廷議論各以所見爲之故不無異同能就異同之中而分辨用之則好矣若議論不正有害於義理則不

可不辨也頃者　文昭殿事朝廷多般議之而不得
其當夫廷臣非不知祖宗朝古事而不敢舉論者以
其有未盡處故也及其殿制不得增修於是苟且之
論乃起大臣之議以爲　仁廟仍在延恩殿無妨云
遂遽　成廟初年　文宗遞遷儀軌而言之雖出於
無情實害於義理人皆憤鬱旋卽命改其議而今旣
有定但其間多有謬誤之言不敢不陳大臣所謂
世宗毋過五室之教乃指四親云者亦是矣然　世
宗創立本意不言其變而言其常也其曰二昭二穆
及　太祖後世奉祀毋過五室及後世子孫各立其

廟不勝其繁云者皆言其常而已後世難處之變則在當時不必計慮矣厥後文宗世祖兄弟繼立所當變而通之以爲後世之法而當時之人非徒不知事體亦有異意故遞遷　文宗其有害於義理極矣其時宰相得罪後世不亦大乎今乃援引彼議而言之此群臣所以爭也領相劉子其言多謬所謂酌取四親及　仁廟徑遷云者皆極未安夫繼統之君旣祔於廟則安有徑遷之理乎此必未及思而啓之也小臣此啓非詆毁大臣也以其是非不可不明也　文宗遞遷事自　上必不詳知此臣子不忍言之事也

然 祖宗之事不可不知矣 文宗昇遐魯山繼立
世祖有靖亂功爲首相輔幼主以周公自處 魯
山賜 世祖功臣敎書曰予以成王之待周公者待
叔父叔父亦以周公之輔成王者輔寡躬云盖 魯
山以周公望 世祖而世祖亦以周公自任不意天
命歸於 世祖乙亥年 魯山禪位於 世祖而爲
上王矣 上曰古事不能詳知但見武定寶鑑則
世祖受禪及皇甫仁金宗瑞成三問朴彭年被罪之
事昭載矣大升曰大槩載於寶鑑然自有所聞且有
一時人所記矣 上曰一度悉陳爲可大升曰丙子

年成三問之事發覺其意欲復 上王而 世祖意
其作亂以 上王爲預知其事遷 上王於寧越矣
上曰常時則在於闕內耶大升曰在於景福宮云矣
及還寧越其時鄭𤢖趾爲領相率百官請爲處置
世祖許之乃遣禁府都事賜藥于寧越其公事在禁
府矣當時寧越人有記其事而藏之者金就文爲監
司時亦見之云夫請爲處置者亦前史所無之事而
敢爲之𤢖趾一時雖稱名相而至今人皆以爲兇相
矣今欲援用其議此公論之所以激也應時曰此事
不可援用於後故往在丁未李芑以 仁宗爲未成

之君此實有逆心於　仁宗者也而當　仁宗祔廟
之時猶不忍引以爲證如可以引用則必使　仁宗
永不入文昭殿事定議於其時矣　明宗聖明故敎
以後日當祔而李芑尹元衡亦不得防之矣大升曰
成廟初年文昭殿室數未滿而乃敢遞出　文宗其
時　成廟引見羣臣而問之羣臣飾辭以對昭載於
政院日記矣其事如此而敢引以上凟　天聽極爲
未安　祖宗朝事善者則固當萬世不改若未盡之
事則改之無傷鄭夢周死於國初而　太宗褒贈國
初王氏多死而　文宗立崇義殿　世祖出置　昭

陵而 中宗復陵矣 上曰所謂出置着何物耶大升曰此臣子所不忍言而自 上下問不敢不對出置者出置梓宫也當時之人潛爲奉安而廢後復陵前日未盡之事在 祖宗朝亦多改之矣旣復昭陵又致祭于魯山其時申錙爲祭官矣至於 恭靖之事亦不可援例於今日也 恭靖大王自爲處置凡事皆降殺云大槩載於武定寶鑑矣 太宗佐命之時 太祖驚駭遂歸咸鏡道國中無主 恭靖大王權宜爲君旋卽傳位於 太宗此事臣子亦不可言也昔東晉明帝問先祖之事於王導導歷陳之明帝

驚愕以面掩床云應時曰 中宗復昭陵是誠有光於 祖宗者也大明正統之間亦追釋建文之臣矣大升曰 仁廟同祔文昭殿者此人心天理之當然也昔在宋朝將出僖祖朱子致簡於趙汝愚曰令人痛心疾首不如無生云須逢此事(指仁廟不祔文昭殿事)實有不如無生之心矣旋卽命改可謂復於無過矣然徑遷之言極有害於義理自 上所當洞察而明辨矣

六月初四日朝講講論語承旨奇大升 啓曰頃日諫院以啓辭之誤至於遞差(五月獻納閔德鳳正言黃廷彧等論列龍宮縣監李琮貪汚之狀 上命下詔獄推考旣而覈實則皆歸於虛以此被遞)其事旣誤固當

遞也君臣之間上失其事則下爭之下失其任則上責之各盡其宜可也若於中心以為未便而不言則上下不交意思不通渙為未安矣近來玉堂諫院相繼上劄者亦非有他意也上因李琮之事以臺諫之啓為浮言不實故三司論執請改而上不聽一切加之以峻嚴之教甚有乖於君德含弘之道而一切以臺諫之言謂之不實則亦大有害卽今領相所啓甚當是日李浚慶極陳臺諫之言不可不虛懷聽納之意諫官或以風聞之言啓之風聞者猶有風聲而人聞之也其言未必盡是亦未必盡非豈可一切歸之於不實乎自 上虛心平氣使臺諫有聞必達可也風聞之

法出於唐武后之時武后欲鉗制天下而始開告密
之門宋朝優待諫官許以風聞此法用之於暴則僞
用之於正則公也惟我　祖宗朝亦用風聞之法人
君惟當察其虛實以爲取舍則豈無助益於政事乎
初九日以院意啓曰朝講金鎧所啓有關於國家安
危臣等有陳達之言請面對　傳曰可入 金鎧以特進官進啓日小臣頃爲大司憲而其前聞之則時有雜議不爲尊待三公而歷詆之三公亦皆不安至以領相爲尤非云臣謂雜議如此者極爲不當也及爲大司憲以爲旣聞時言似若不知而行不當時未顯發之事舉而論之亦不當故泛言而啓之使年少人雜議者自知而謹愼則時事可至於好矣有雜議則人心不安所謂修己以敬敬者主一無適也言當修其己而不言人過也論語亦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夫人

心不安則必致生怨故又以此意啓之欲使雜議者自知而要不爲矣且臣以爲趙光祖學問用心誠不偶然但信人太過雖徒能言語者亦以爲善人遂皆引進終致生事臣見其時傳旨則以爲附己者進之異己者斥之云人心必不和平故傳旨之辭如此矣以是啓之而安自裕以爲此小人攻君子之言云厥後思之不無自以爲謬啓之心矣但己卯之人亦非一二豈皆不善乎善人之中亦豈無誤思而有所失者乎後世不忘己卯人者只以大綱是也但年少輩如有不善者則非之太過其人豈以吾身不善云而自服哉由此而致人心之不和矣臺諫論大臣之失則可也若私議於家則必致擾亂是以小臣啓之豈有雜心哉同爲王臣有兄弟之義各自相愛可也小臣得罪於議論必不保全若推考鞫問則公緘侤音或不無虛言故今欲盡達而退去矣 上御文政殿左承旨奇大升右承旨沈義謙左副承旨金就文右副承旨李湛同副承旨宋賀注書尹承吉翰林鄭以周李山甫入對大升

啓曰今日朝講金鎧所啓之言極爲包藏皆古小人熒惑之言也臣等在近密之地不可不達故請對矣鎧前於經席泛引己卯之事而言之非徒無端是非顚倒人皆疑恠時臣爲諫長公論憤鬱咸欲擧劾而臣以爲老妄之人妄發之事何足論之不如靜而鎭之云矣今見其啓辭極爲有意所謂年少人歷詆三公云者此實無形之言而創造發說欲陷士林豈不可駭乎自古小人之攻君子或以爲謗訕朝政或以爲凌侮大臣苟人主或不能明察則士禍由此而起者多矣方今 聖明在上大臣亦皆可稱者然其間

豈無可否是非之事乎自上有未盡之事臣等猶且力爭況大臣乎𤄃是非根於人心則外間私議終不可使之無也此非詆毁大臣也實出於是非之公也今鎧因此媒糵前日經席先舉己卯之事陰試上意然後今又以雜議歷詆等說緝緝交搆將欲爲一網打盡之計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必有所以然矣夫朝廷之上是則以爲是非則以爲非可也而鎧欲使人不言人過是似李林甫戒朝士比仗馬之言也孔子以唯其言而莫予違爲一言喪邦鎧之言不幸近之矣今日臺諫侍從亦皆啓達而自上以爲

年老之人而似有愛惜之意豈不未安乎義謙就文
賀等力陳鎧變亂是非嫁禍士林之狀大升曰己卯
是非兒童走卒亦皆知之鎧在六卿之列不可謂不
知也敢以趙光祖爲非。罪南袞。爲未便而陳達於經
席之上熒惑　上聽以亂人心其罪已不可勝誅而
所謂使人不得私議者尤爲不祥之言也周厲王立
監謗之法謗者輒殺之時人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國人叛之王流彘而死東漢之末朝廷昏亂公論在
於草野黨錮禍起而名士皆死漢亦因而亡矣唐之
末未聞清議之盛而朱全忠目爲清流盡殺於白馬

驛投諸黃河唐亦亾矣自古如此者非止一二而使人不得私議者豈意 聖明之下有此言乎夫是非邪正不能相容如陰陽晝夜之相反彼勝則此衰此勝則彼衰矣水火氷炭同器而在則終有其害自上不得不定其罪矣欲誣一二人猶且有罪況欲陷一代士類乎 上曰今聞啓辭非徒以金鎧爲非也將欲搖動朝廷極爲過越而亦可畏也己卯之事是非已定而金鎧言之極爲非矣然此豈有意而言哉且雖有誤事而國之是非自有臺諫與大臣自上當與大臣論處矣義謙曰伏承 上敎不勝惶悚金鎧

銓曹二字上文無来歷似是史臣錄出時欠照檢處

乃動搖朝廷也臣等何敢動搖朝廷乎 上曰金鎧之言如寸陰點目何損於明但非徒以鎧爲非亦以銓曹爲非極爲未安大升起伏曰小臣性本狂踈學又荒蕪而爲李滉所薦濫得虗名爲人指目臣不勝愧懼焉所謂年少輩者臣亦在其中也臣豈敢避嫌而不盡其說頃當文昭之議與大臣爭辨至於五六朔之久奸細之人失志之徒乘此機會揑成虛言以爲年少人以大臣爲未便云胥動浮言往大臣家則以爲某人今將論駁云而激怒大臣及出外間又以爲大臣之言如此云而搖動人心金鎧之言亦非出

宰相来言
以下疑有
闕文誤字

於無心也且傳聞則有訢於大臣家者以爲小臣言
領相則當罷職左相則當面辱云安有如此駭愕之
事乎義謙曰小臣亦聞之矣往權轍家則轍言或謂
奇大升與轍昏夜相從謀陷領相云吾與領相志同
氣合豈有如此事乎且宰相來言此明非奇大升之
言也雖丘史亦不可面辱况吾在大臣之列乎云此
必奸人欲陷士林而造言也大升曰大臣與年少人
有閒之言不知出於何處此必流言也若聽者公平
其心則固不足取信而惟鎮定可也鎧知此嫌隙爲
此啓辭將陷五六人矣　上曰五六人誰耶義謙曰

李鐸朴淳奇大升李後白尹斗壽根壽鄭澈云矣
上曰左承旨聞諸何處耶大升曰朋輩間傳傳聞之
而其人亦傳聞不可謂某人之言也若尋其言根而
罪之則小臣當之矣 上曰非欲尋其言根也但左
承旨非靈而自知必有聞處矣大升曰小臣於此不
敢不啓鄭惟一大槩聞之鄭澈亦聞而言之矣義謙
曰小臣不避鈇鉞豈不盡達乎臣見朴淳則以爲聞
諸李鐸而言之矣因語曰金鎧將欲陷害吾及李鐸
子固（尹根壽字）兄弟李後白奇大升而言之甚擾亂極爲
不緊云朴謹元亦聞此言而語臣且李鐸則聞於實

處云矣大升曰李鐸朴淳不無時望故姦人忌嫉小臣無狀而濫得虛名爲外間題目極爲惶恐　上曰鎧以匹夫安得以陷多人乎義讓曰必與數三人締結將欲告變如鄭順朋南袞之爲矣　上曰鎧除去士類有何益於其身而敢爲之乎且數三人締結云者亦無形之言也今則朝廷和平不相排斥雖有雜言不須信之可也就文曰奸邪在朝則自不得平矣上曰金鎧數三人締結云所謂締結者何人也大升曰其人雖不可知而但觀其言則似有締結者矣今以形狀未著之言而非欲加罪也但其言極非自

上所當知之金鎧本無知識且甚諛佞　明宗末年
有心熱常患疾恙乙丑季　文定王后昇遐後方在
諒闇尤多不寧之時鎧上疏言調病之道而又以爲
委政於冢宰云尹元衡時爲領相鎧非不知元衡之
爲人而請委政冢宰當時之人莫不痛憤矣　上曰
若以爲非則金鎧之言旣著顯以此爲非可也但締
結數三人及以銓曹爲非之言似乎易言矣大升曰
上敎以爲當以顯著者爲非云此天地度量不勝感
激又敎以數三人締結之言似乎易發云此亦至矣
但以銓曹爲非者是實公言也銓曹操一國用人之

柄所當其難其愼採群議而用之可也今者大臣不許公論不許而不意以鎧爲大司憲擾亂朝廷基禍士林銓曹安得免其責乎又曰政院非諫官非大臣而只掌出納王言故謂之喉舌之任盖喉舌乃一身之最關者也大臣臺諫之不得言者亦言之古人稱爲內相矣隨事規正有懷輒達故經筵春秋亦皆兼帶今則不能盡其職任俗謂之吏隱矣然臣等遭逢聖明之時忝冒是職徒爲貪戀官爵而不達素懷則平日以儒者爲志而不亦愧乎是以欲盡達於面對矣近臣不言則疎遠之臣安得以言乎近臣必得盡

言然後如人之一身血脉流通凡事可得爲也小臣如是啓之外則結怨於人上則觸犯天威實爲惶恐而但不言則非徒一身有罪亦必至於汚辱朝廷故不避瀆擾敢此畢陳

二十日夕講講近思録承旨奇大升　啓曰張弼武引見時　傳教張飛一聲走萬軍之語未見於正史聞在三國志衍義云臣見此冊定是無頼者裒集雜言如成古談非但駁雜無益甚害義理就其中如董承衣帶中詔及赤壁戰勝處各以怪誕之事衍成無稽之言自　上見之甚爲未安非但此書如楚漢衍

義剪燈新語太平廣記等書皆足以誤人心志也詩
文詞華尚且不關於學問况此荒誕無理之書乎正
史則帝王之治亂興亾俱載焉人君固不可不見然
若徒觀文字而不觀事跡之得失則亦有害也經書
則濴奥難解史記則事跡分明人之厭經而喜史自
古皆然故學者雜博則易精微則難剪燈新語鄙褻
可愕之甚者而校書館私給材料至於刻板有識之
人莫不慨然三國志衍義則怪誕亦如是而至於印
出其時之人豈不無識乎古人曰一道德又曰大一
統董子亦謂諸不在六經之科者請皆絶之云王者

導民當禁不正之書此其爲害與小人無異也古之人君間有嗜詞華而崇艷麗故後世或有流傳之什而如隋煬帝陳後主者偏着留意終致亾國王者之崇尚詞藻亦可愧也詩家中或有吟詠性情之文而亦有浮誇雜亂之言自　上裁擇可也吾儒之可以專力者無如程朱之書而近來學者以程朱之書爲尋常陳談而喜見新出要妙之書此甚慨然近自中原流布之書不一惟薛文清讀書錄爲可觀而亦不能無疵矣尹根壽曰薛文清於天順間入閣出處甚正眞從事學問之人也其於議論間不知何如而其

書則不爲偶然也然程朱之外有何益明之論哉四
書章圖文淸以爲破碎尤令學者生疑而所論太極
亦以氣爲先故文淸亦以爲老氏之說四書章圖今
雖印出而此意自 上亦可知之也近者印出又有
皇明通紀凡作史者必見一國終始而成之乃爲正
史而此則因一時聞見而爲之取舍議論烏得正乎
我國至誠事大視如一家當代史記須布百官極爲
未安矣大升曰程復心四書章圖有唐板一卷與今
所謂四書章圖有異必因此而增益也心統性情圖
程復心所作也李滉倣此爲之而中圖下圖則有未

安處故改之西銘心學圖亦復心所作滉專依此而爲之也李滉得其冊欲啓達印布而其論太極處根本大誤恐誤學者竟不果也皇明通紀多有好語而是非去就之間或有謬誤處陳建之爲人不可知也而大槩成敗利鈍皆歸之天而禮樂刑政無所用其道至以太宗之革除與凡勝敗之迹并歸之天此甚不正也此書雖可一時見之而至於印頒則不可矣

閏六月初六日晝講講論語陽貨篇　上曰尹元衡時無一直言之人我國之人本不如中朝之議沈義謙啓日我國之人疲弱中朝有嚴嵩者方得志肆惡之時鄒應龍目見殺戮諫臣而直言不避先朝則二十年

問無一人言者鄭琢曰此言是矣尹根壽曰我國處偏方賦性不厚中原之人則每當衰亂之世多有可稱之士嚴嵩之專權也給事中楊繼盛三上章論嵩罪惡而見殺王崇武劄論而被竄其終又有鄒應龍者劾奏而逐之方尹元衡之執國也其時臣子無一人言其罪者其貪生畏死極矣云云上教蓋指此也此言予亟思之非但其議不正後弊無窮矣承旨奇大升 啓曰天之稟賦固無豈謂我國不如中朝云者泛論而言之則不可不謂之偏而似乎有弊矣所謂元衡時無一人直言云者實憤激之言也中原則方嚴嵩得志之日直言被罪者相繼而不避我國則權奸當國之時不但草野之士含默不言朝廷之上蒙遇國恩者或不知其姦邪而反爲其鷹犬爪牙

者甚多此則固不足道而雖一時稍稱善士者亦不
敢直言而身且不退苟持富貴豈不可耻之甚乎
祖宗朝培養士氣年少人激濁揚淸或有過中之事
中經戊午甲子之禍又經己卯之禍士林之斬伐極
矣厥後尹元衡當國人心大誤風俗一敗二十年來
士大夫無復以廉耻自勵阿諛苟容迎合成風以柔
佞者爲純善以含默者爲愼重或有論事之得失言
人之是非必謂之騷擾凡事皆欲不爲之尹根壽有
見於此而激言之也自 上當知習俗之誤而崇道
學尙節義培養其剛大直方之氣可也漢末士氣摧

敗於黨禍荀淑言遜故其子孫反爲曹氏之臣中庸
之道惟聖人能之其下則當務氣節牢落不畏强禦
也平居正色直言然後臨難可以伏節死義小臣嘗
言于朋輩間曰其在儕輩中不能直言正色則又何
望到君前而能之乎習俗之誤甚可懼也 上曰祖
宗朝事則不知而前朝衰亂危亾之際不無甚於元
衡之奸而亦有正直之士以此可知人性之不牿大
升曰 聖教如此至爲感激方前朝紀綱板蕩之時
我 太祖東征北伐大濟生民天命人歸理當主國
而麗氏之臣圖存麗社而竟不能則終多死節之人

革命之後或有退去不仕者或有仕于我朝者名士多被竄僇而後後來之人猶不懲創更思興復矣又曰曾聞　祖宗朝事雖以素相交厚者彈駁不避故世宗朝河演爲領相兼吏曹判書崔府爲吏曹判書以政事間事非之臺諫直入　上前論劾曰崔府不足道河演亦誤演與崔府方在　上前惶懼屏息及其出外顔色舒展云今者若有小駁則必曰有何挾心而如此乎此人必有異心也風俗之誤如此豈非可憂之甚者乎大凡以不言自守爲貴如此者則交相推薦多占美官其有剛直之士危言正論則謂之

矯激而疎外之此豈治世氣象乎人孰無過過則相
規禮也若公言之則聞之者不怒言之者不嫌可也
所謂上殿爭論無所顧籍下殿各不失和氣則何損
於同朝寅協之道乎如此然後忠言嘉謨崇論谹議
日陳於 上前而至治庶可致矣元衡當國一時爲
相者亦莫敢言兩司長官皆以門下人爲之非但公
事間不能可否而已稍有意向人皆逢迎成之故妾
子許通之事元衡稍有意向而他人奔走成之𢠢惡
旣久 明宗洞知其情狀不無厭苦之意廷臣始知
上意論啓而罷之不然則至今誰能去之乎近日之

事甚爲不祥所啓之言(指我國人不知 中朝之言也)無乃有意乎
大槩風習皆以不言爲貴九重之上何以知之必入
侍之臣啓達然後可知也外間之事不可盡陳而一
時氣象風習自 上必知之然後政化可行也而曾
莫之啓豈不未安各別留念訪問治道則可知時事
而臣之賢否亦可辨也宋時富弼賢相也弼之言曰
人君無職任惟以辨別君子小人爲職而君子與小
人幷處其勢君子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
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扇構結千歧萬轍必勝而後
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賢良求天下不亂不可也後

世人主當戒于此也近來若有言事者則以爲過激而必以得中爲貴云凡人豈不欲學中道而中字最難識均對善惡非中而顯善而沮惡乃中也俱收幷畜則子莫之執中也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以一尺木言之則五寸爲中以一輕一重言之則稱物爲中凡事以爲不可過激者非中而事之當然者乃中也媮惰之人又謂凡事當平云臣以爲厚君子而薄小人者平也君子小人無別則是大不平也君子小人之間當明辨而分別然後治化從玆而出薰臭同處則無薰而有臭苗不去莠則有害於嘉穀是

以國必扶君子而沮小人然後國事是矣昔者陸贄
論上下情義之不通而言其九弊之不去所謂九弊
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耻聞過騁辯給衒
聰明厲威嚴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
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耻
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諂諛者順旨上騁辯給必折
人以言上衒聰明必虞人以詐如是則顧望者自便
上厲威必不降情接物上恣愎必不引咎受規如是
則畏愞者避辜此人君之至戒而其中耻聞過衒聰
明自古英明之主尤不能免伏望各別留念凡於接

人之際虛心平氣樂聞規警謙恭抑損不自賢智則忠言日進下情自通矣辛應時曰辛旽擅恣滿朝靡然獨有鄭樞李存吾上疏論之元衡之時人主孤立滿朝無一人言者　上曰鄭樞李存吾非他國人亦我國人也不但上疏至於庭辱辛旽不覺下床我國之人安有不及中朝之理乎此議一偏故言之耳大升曰　聖念及此至矣至矣我國之人何有不及於古自　上若以堯舜爲可學而臣下亦以古人自期克去氣質之偏以明天理之正則世道自底於昇平矣所啓之言激言而過論自　上洞知其病誠東方

萬世之福也金宗直作吊義帝江中文而身被大罪其文曰非華豐而夷嗇昌古有而今亾此正論也上曰元衡時所以肰者何故大升曰元衡自以邪毒不容於士類出身後凡薦望之職皆不許之故含憤入骨 仁廟在東宮而無元孫 明宗在大君有社稷終歸之理元衡暗懷此意而不容公論者又附而結之 仁廟方在東宮有盛德善類屬望有他心者非人臣也元衡創造大小尹之說以賢士屬望東宮謂之大尹之類 中廟末年經席之上亦發此論中宗聞之大怒竄尹任而罷元衡其時臣下以爲今

若無端罪之則恐有後弊遂諱之曰外間無此事云
中宗遂止之其後元衡以都承旨陞拜參判而被駁
懷憤矣及　明宗即位　文定垂簾而元衡始得志
李芑許磁林百齡鄭順朋輩從而附合鍛鍊羅織因
成乙巳之禍尹任則不可謂無罪只罪此一人可也
至於柳灌柳仁淑守正不撓而皆因平昔之憾恨驅
之於亂逆之科終被大罪一時學問之人如李彦迪
權撥及其他諸賢無不被罪國朝士禍未有如是之
慘酷者也厥後必有非議者則輒搆重罪故參奉成
遇以畏已而就戮許忠吉以儒生至於受刑遠竄全

羅道儒生安瑞順上疏訟宋麟壽之寃而拿來庭訊受刑而死辭連者亦被重罪臺諫每以尹春年尹仁恕陳復昌爲之故必拂其意卽致大禍其間雖有忠臣義士憤恨于心而天門九重孰敢抗言國家之有今日亦云幸矣秦二世時有亞先者以言得罪趙高之勢益盛故議者曰秦之亡亞先促之也當元衡之時雖有一二人之言徒殺身而已亦何益哉元衡後因林百齡之謚自謂得其釁端議謚官請訊殿庭明宗反知其姦朴淳朴謹元只命罷黜故元衡氣勢沮抑矣 上曰何年議謚大升曰辛酉年也淳爲應

徵謹元爲副應教定謚于奉常寺百齡無他可稱之事故以恭昭名之後聞有議改以忠憲政府改望啓聞時并以恭昭書入自 上下問其故則欲乘此隙以非議元勳將致大罪也 上曰謚號事自上斟酌以爲先定恭昭矣若卽改以忠憲則自上何事下問乎大升曰臣聞常例則奉常寺定謚後政府磨勘轉啓故政府知元衡微意以爲可改遂改忠憲入啓時并以恭昭書入故自 上問之云又曰元衡以妾爲妻之後 明宗一日泛問曰古有以妾爲妻之事乎入侍諸臣不能出一辭云 上曰此言今始聞之然

則當初亦無諍論者乎大升曰　明宗已知其罪惡而問之諸臣皆畏禍而不敢言矣以妾爲妻尚不敢言妾子許通之事亦不敢言者蓋恐逼於元衡也辛亥年元衡爲右相　文定亦以爲年少而元衡又不敢自當辭退不居三司論啓以爲賢者不可不置此位臣在玉堂時取見其疏於謄錄中矣　上曰其時孰爲之耶其人今亦有之耶大升曰其名則忘之矣臣見此疏以爲世亂則不可仕宦恐遺臭萬年同僚亦笑之矣　上曰一二人承順唱言其餘則畏禍而從之士氣當可培養大升曰至今共傳金安老時許

沆若欲駁人必請一會而爲之其時副提學不知某
事以爲今日有何事云時世誤則事皆如此　上曰
金安老敗時孰主張耶大升曰安老憸邪不容士類
己卯年間出爲慶州府尹其後入爲吏曹判書爲人
邪毒南袞亦懼而逐之及其復入欲殺善良至遷
禧陵而　文定方爲國母又有廢立之意其禍逼於
人主　中廟不知何以處之之道戚里之人知此意
言于臺諫而啓之　中廟卽命禁府拿出矣應時曰
凡罪大奸假手于戚里故戚里之勢自重　上曰此
事如古人所謂盜跖在家呼陽虎去之狐狸雖去虎

狼入來矣大升曰梁淵既去安老之後 中廟過於委任將有專擅之事而身死云其時處置雖不能正大而既罷安老引進己卯之人鄭光弼亦登庸此則終爲善處也安老以其子禧尚公主豈無攀緣之事乎李荇爲相引入安老薦爲大提學羽翼已成許沆蔡無擇乃其腹心也安老見敗時此人皆在喪中故得以圖免人君防小人當謹于初國事既誤之後亦無如之何矣又曰假手戚里因成後弊乙巳年 文定有密旨故亦因戚里之人指揮遂爲中學一會欲陷一世善類其時臺諫年少有氣節之人以爲不可

遂被大罪正言柳希春金鸞祥獻納白仁傑雖幸不死并謂賊黨而罪之矣　上曰白仁傑亦欲推考元衡而并遞兩司竟至繫獄大升曰自上知其無情故其罪止此應時曰假手戚里國家之不幸也漢時竇武賢故陳蕃同力欲除宦官戚里有賢則可與共事也大升曰戚里雖云賢矣人君不可倚以爲政儒者亦不可與之同事矣苟非賢戚里則國家之變士林之禍未嘗不由此而起也　上曰不但戚里東漢時欲除竇憲而與鄭衆謀之此則巨慝雖除而漢亦以此亡也大升曰始之不謹終必難圖章帝時竇憲至

奪公主之田知憲有罪而不能去故至和帝時不得不如此也天位惟艱當臨深履薄不可斯須放忽而亦必辨明邪正然後進退得宜矣然而知小人亦甚難凡人之情莫不喜其承順惡其拂逆而小人善於承順故人君不覺陷於術中昔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太宗曰魏徵勸我遠佞人我不知爲誰果是汝也士及叩頭謝之仍以微言婉辭對之太宗悅其言而不以爲非以太宗之英明而尚然況其下者乎應時曰自上聖明小有邪論則洞然不惑權奸餘孽雖以天地包容之量收叙有命

而即從臺諫之言而止之人心悅服孰不興起小有過舉則隨事規諫政事之際必欲擇人不如曩時之渾濁也議論之際雖有小異終歸於正其溺於因循之習者莫不駭怪如越犬之吠雪此小人常態也人主虛懷聽諫君臣情義相孚則小無間隔與化同流矣自上若緩於納諫或於臺諫之言有不悅之色則失志之徒得其釁端千思百計無所不至必尋人主之所惡而隱然傾陷或謂之過激或謂之多言或謂之凌上一啓釁端浸潤隨之不知已陷於術中小人之禍於玆酷矣大升曰應時之啓切當所當留念大

抵善人心公故只欲尊榮吾君安樂吾民不以富貴爲念小人則只欲苟安無事受祿俸納騶直食苞苴以過一生也近來旌別淑慝善者厚之不善者薄之此輩孰肯喜於其心乎朝廷之上如非大奸則前日任事之人不可盡却然其用之亦有大小內外之別焉自上能知此意必先親賢則君子氣勢堂堂小人自不能言矣君子小人間抑揚之道不可小忽陸贄之言曰陛下有善志而不能善治故臣每中夜歎惜向若陛下有位而無志有志而無姿則臣固己從俗浮沉何苦汲汲如是云陸贄賢者而其言如此況其

下乎自上若勉爲學問以聖賢自任則有志之士孰不忘身徇國乎應時陳守令準期及托病徑遆事大升日六期之法當初設立時人皆不便而　世宗之心獨與許稠合而成之今者初則樂赴旋即棄歸棄歸而亦無罰故人無忌憚必有畫一之法然後可也紀綱立則事無苟且若欲分別一二人則政歸姑息矣守令若真有病不可在官則監司自當以公論啓聞而今則百般圖囑必售其計監司得其人然後此法可行矣

成宗朝有駙馬洪常叔父爲長興府使以病不赴臺諫論之竟置於罪矣近者金啓爲會寧

府使憲府論啓已久不以人物爲非只以驟陞論之
自 上牢拒臺諫竟不得請而止之則啓以邉將不
能達命勢當赴任啓亦士類也豈不憮然於心乎今
若强使赴任殊乖培養之道徐過數三年後命爲此
任則合於聽諫之道而得於待下之事矣 上曰此
則有不然者金啓以不善論之而赴任則果如是矣
只以驟陞論之而止之則是公論許之也有何慚愧
乎大升曰公論旣以驟陞論之物情小不釋然則於
啓何有光哉士大夫當以廉耻培養也 上曰朝廷
間驟陞者豈無其人乎金啓雖於前年始陞而出身

己久非不合於爲此任也大升曰該曹與相臣之意
亦如是故擬望矣然啓年纔四十忽陞嘉善故公論
不許而苟且行公豈不未安乎又曰伏見諫院批答
之辭正言申點啓曰成世則驟陞堂上所當報效天恩而托病徑還故依律定罪而纔經一年因其
妻陳訴蒙宥而今又受牒後之有罪充軍者何所懲乎 上答曰苟有不可則有言責者朝拜官夕奏疏
可也苟無不可則不須煩論可也今者世則放送實是不可則已過一月後論啓大失朝拜夕奏之體此
果諫官之任乎以爲可也則何必論啓夫此二意予不能知也不允其言則是矣但辨
釋近於騁辯至爲未安人主至尊臣下至微上則聖
知甚高下則計慮甚愚以至微至愚之身當至尊甚
高之威和顔優納猶恐言之不盡而況動神機縱天

辯飾辭而折其理引古而排其議欲令羣下何階應
答哉公論之發自有遲速人之所見或有先後世則
之事果若即時論之則好矣然事之可論者雖愈久
而亦可論也況以過月而論啓爲失體乎他日雖有
可言之事竊恐因此而不得發也恕其不及許其所
論可也諫院論啓之言亦是矣小臣在政院以爲放
送充軍亦聖德事但因其妻陳訴而釋之如漢文帝
憐緹嬰之言廢肉刑之法烏乎可也若因世則之事
盡求充軍之額而原其可赦之人用此寬仁之政則
可也世則奔走而免罪則或有守靜之人終身不得

蒙恩而如此不顧廉隅之輩獨被　聖恩矣最關風化不得不深思之也　上曰所啓是矣若如此則所當卽論以補不逮職牒還給之後始爲論啓曲在於誰耶大升曰所見有先後故如此自　上務廣大地之量舍其前所不能而取其今所能則聖德益光矣

初七日講論語自子之武城止知其必不能改也承旨奇大升臨文啓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禮樂失序萬事顚倒古禮古樂今雖不可復見學其心而尋其聲則可也又曰十室之邑敎以禮樂則相爲揖讓風俗漸厚二十年前分憂一道者或爲謁聖之禮興起

儒敎乙卯倭變之後專意於軍政不復爲勸奬之事
雖號爲文治者不過補葺書院供饋儒生而已敎導
就善之方絶未聞也欲興治道必有敎化然後有觀
感之美人性雖曰本善非敎則不能成就矣前朝恭
愍時李穡聚士敎之故忠臣義士多出其門鄭夢周
非全學於李穡而亦以奬勸興起而成矣伏願自
上留念於學校之政敎養之方毋曰無人而行之以
誠則敎化漸可興也 上曰李穡善人耶大升對曰
穡少時入中原擢制科仕于元才高學博文章甚高
高麗將亡流竄在外 太祖卽位卽命釋之招見禮

遇又使之仕不屈而死但高麗崇佛故凡寺宇之記
佛經之序多出其手儒者以此短之大抵此人雖非
學問中人氣節甚高且於儒者之學所見亦多而敎
誨之事甚有功力實東方學問之源流也但立朝之
時不能壁立千仞不無浮沈之病矣又曰我國學問
箕子時則無書籍可考三國時天資雖有粹美者而
未有學問之功至高麗稍知此學而專主詞章麗末
有禹倬鄭夢周始知性理爲己之學及我 世宗朝
禮樂文物煥然一新名儒繼作學術始明以東方學
問相傳之次言之則鄭夢周爲東方理學之祖吉再

學於夢周金叔滋學于吉再金宗直學於叔滋金宏
弼學於宗直而趙光祖又學於宏弼繼其淵源之正
得其明誠之實蔚然尤盛矣近來從事聖賢之學者
甚多臣聞物議則視己卯爲多云自　上力主教化
而奬就之則此其復古之機會也近來閭巷微賤
之輩皆用喪禮或有青年寡婦守節不適皆己卯振
作之餘效也但趙光祖年三十八而遭禍故未暇著
書傳後此亦斯文之不幸也尹根壽曰聞一日　明
廟有教曰閭巷間當讀小學尹溉爲相聞此傳教而
賛揚之尹元衡以爲人當爲善於心己卯年崇尚小

學而辛巳年生亂乙巳年又生亂逆小學亂逆之書也尹溉聞而震慄元衡心術於此可見矣 上曰元衡作罪國家不可勝言而今聞此言盡詆先儒眞得罪萬世者也大升曰韓侂冑譏朱子以僞學孔文仲毁程子爲奸邪古今無異也元老元衡乃兄弟而皆邪毒 明宗卽位之初亟黜元老故不得參勳以尤元衡元衡教誘尹春年上疏竄逐而殺之元老之罪固可誅而殺之者元衡也以兄弟之親而猶若是國人之畏怯寧有極哉自古奸小未有如元衡之甚者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小人如元衡者固稀罕

而小小側媚之徒何代無之其或乘間抵隙則亦足以累聖治伏願克己從善親近賢士則世道自然清明矣根壽曰乙巳被罪人權撥李彥迪則旣蒙褒贈矣又有宋麟壽者乃善人君子也從事學問孝行卓絕正色立朝見忤於元兇被罪而死大升曰初以浮薄徒之領袖而罷之後因良才驛壁書之變至於賜死會盟文以謀叛名之蓋麟壽一生欽慕己卯諸賢癸卯甲辰年間爲全羅監司勸勉小學引進後生其時讀小學而興起者皆麟壽之功也伏願一體褒贈又曰夏月雖曰雷雨之時而雨勢過滂兩南水災極

爲慘酷春而旱夏而水禾穀太損民命誰賴此是天地乖戾之氣所致人主一念可以贊成天地造化故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自戒謹恐懼而精之約之以至吾心正而天地之心正吾氣順而天地之氣順則雨暘以時天地位矣三代盛時暨鳥獸魚鼈咸若天地之氣和故以致此也唐太宗有水旱而民無嗟怨者以其憂勤撫綏也終致斗米三錢之效雖曰假仁義而亦其魏徵勸行之致也今年民事極爲可憂自　上各別軫念務極修省克回天心可也人君愛民之心不能誠實至於民生流離失所則天心

豈不震怒乎人主在億兆之上無他可畏而上有皇天之赫臨一念之差每恐上帝之震怒則天心悅豫矣 上曰此言至當大升曰聖敎如此不勝感激燕閒之中無少間斷則德日進而與天地侔矣

二十四日晝講講論語承旨奇大升臨文宰我問喪章啓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行也人子爲親之情昊天罔極而聖人必爲之中制爲父而斬衰三年爲母而齊衰三年父在則降爲朞年此非罔極之恩獨嗇於母而然也天無二日家無二尊不可以比隆故也周公制禮作爲人後之條而所生父母屈義降服豈不知

情之罔極而必欲有所隆殺哉此其聖人節文精微之蘊而立天地古今之大經大法也體念聖賢之遺意深究隆殺之當然則必有益於學問而更無礙於裁事矣蓋天下道理有常有變常者其順故雖衆人可以易處而變則處置得宜甚難必加留意十分詳審然後始免失禮之譏矣自 上入承大統其間處置之事或出常規之外先賢之議各有定論今者三年已過論之以古規豈無爲私親合行典禮乎一時或牽於私情有所未盡於禮文則非但 殿下自處之道有所未安其於事親之道亦甚有妨必以古禮

裁制然後不失其天理之正而能得乎人心之安也
古人曰孝悌之德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伏願更加留
念焉朝廷之上每患因循苟且之病自　上有復三
代之志又有復三代之德今欲復三代之禮當勉勉
循循以復三代之典若因循苟且於近代之事抑恐
有乖於大有爲之氣象也雖　祖宗朝事亦或有不
可盡從者非謂良法美意不可遵守也其一時偶爲
之事有違於古禮則亦必商量變通可也頃者文昭
殿事當初增修之議甚正而後因謄錄欲依　成廟
朝古事作一番騷擾今既改之曷若初不爲非禮之

爲愈哉 成廟初年文昭殿議未安之意前已啓達其間甚多悶鬱之事 成廟幼冲卽位 貞熹王后臨朝一時大臣多 世祖朝功臣 睿宗小祥卽庚寅年十二月也小祥纔過 三大妃殿爲進豐呈而大臣賜宴於闕庭教之曰以醉爲度諸臣終日大醉韓明澮鄭麟趾至於起舞云以此推之其時亦豈無誤處之事乎自 上當一遵三代之禮必法程朱之論然後東方禮樂益備垂之萬世而有光矣人君代天理物立法創制必欲流澤於後世不可取辦於目前自 上立志當可高遠又曰若有一毫未盡則非

但有乖於禮抑非貽謨燕翼之道也事至於誤處之後則至親天性之際易於承順難於諫止朝廷之上亦安知必有以死力爭者乎又曰人君摠攬萬機何事不爲要切而納諫爲尤切人情勉强爲善者少姑息偸安者多犯雷霆之威抗骨鯁之辭豈人人所可能哉必須優容虛受嘉悅勸奬言雖不中而過激亦不爲非而有所優納然後始可以集天下之言而來天下之善也犯顔直諫旣甚觸忤於君上而攻人之惡亦多取怨於人故諫諍之臣自古謂之孤單自上當知諫者不爲己謀而只爲國事則好矣臣見外

間公事及經席陳奬時世已誤風俗不美國儲板蕩生民困瘁莫甚於此時而水旱之灾又從而連綿思之則甚多憂悶人君統御億兆億兆安然後始可言盡其責任古之聖王勞心焦思側身修德正以此也先以濟蒼生之心堅定于中雖聞片言之善亦必服膺于心草野疏章亦可採施也

壬申五月初一日朝講講書傳承旨奇大升啓曰文昭殿之事累日論啓 兪音尚閟不勝悶鬱焉夫祭物横看則 祖宗朝所定而祭器之隨後改鑄者漸以侈大仍致器大而膳小至於和水而用之不敬滋

甚至爲未安至于己巳前殿卓面狹窄難於排設物
議以爲不如少加裁削適盛其饌品容設於卓面也
舊器之與膳相稱者則仍之可也其不稱者變而通
之尤合於情禮矣　上曰自有舊規今但遵行大升
曰舊規若十分穩當則遵行可也舊規未盡則徒守
而不爲之所者亦豈得乎今之欲改者非祭膳横看
也欲就舊器稍損其後來之侈大者耳臣於其時適
忝諫長知其顛末權轍爲都監提調實主其事初非
以地勢之隘也器大而饌小故欲兩得其宜而裁削
耳臣病歸田里到漢江得見朝報臣心驚駭言臺諫之

啓實爲未安臣退伏鄕村豈知裁減祭膳之事乎當
初稍損器制之意實在於膳小而器大也人君奉先
之道脫有意外之事雖廟宇猶可折改况此器皿乎
上曰今言只是裁削器皿而當時啓辭具存雖一二
饌品欲有所裁減豈不未安到今思之非但祭器一
事至於通作唐家於予心有所未安常時父子不同
席况闕內禮制等分甚嚴乎列祖同坐一室非禮也
宗廟則有異室之意矣大升曰自　上旣讀中庸或
問豈不知五廟各室祫祭則合羣廟之主就行於
太祖之室中中無限隔序以昭穆乎明帝謙抑命藏

其神主於夏衣別室遂爲同堂異室之制而唐宋以
下因之矣　上曰此則言　宗廟之制也父子同坐
一室終是未安大升曰唐家雖通而限以間隔恐非
通也又曰李芑用事祔
神人共憤至于己巳三公請祔文昭殿　仁廟於延恩殿二十餘年
審殿內難於設位將欲增建廷議以折改廟屋爲未
安李滉獻劄曰前殿之制南北短而隘東西長而濶
請依古禮正　太祖東向之位則可免折改殿屋之
撓而無地隘難行之患廷議又以爲　世宗大王建
廟之初象生時奉　太祖南向在後嗣王未可變易

云其後諫院又引嘗爲君臣便同父子之說以爲當
初遺訓毋過五室　仁廟入祔　睿廟當遷自　上
可之議者皆以爲祖　仁考明非但名實大乖　睿
廟以當代高祖之親遽出未安云其後　仁廟當仍
祔延恩殿之說又起而自　上可之物議洶洶皆曰
仁廟繼統之君不得合享有拂於天理人心乃增建
後寢　仁明兩位同祔一室同昭共世禮則然矣第
就殿內欲處置得好故不無苟且矣然禮有一定之
文而不可不隨時損益變而通之通作唐家不得己
也若其裁損器皿則由於祭膳之褻瀆也今欲矯裁

減祭膳之失并與器皿而仍舊臣則以爲未便尹鉉
陳軍資三監糙米司贍綿布陳腐匱乏之弊 上曰
司贍軍資同然匱竭雖神運鬼輸亦無可奈何不爲
偸盜之資則不可知也別無用煩而如此必有其故
矣大升曰一年經費必計一年稅入而用之稅入少
而經費多則幾何其不至於耗竭也今當先節其冗
食然後可支吾也故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則財恒
足矣又曰臣久於在外不知時事須見朝報以綱紀
不立治效無成爲嘆意甚盛矣但匹夫欲有所爲而
無勢力可辦至於人主居可治之位操可爲之柄則

苟欲有爲何事不可成乎徒事於慨嘆不能反求其本則臣未見治道之能成也程子曰爲治之道立志爲先求賢責任次之此實前賢灼知道理之言也上曰斯言善矣但勢已傾矣非命世之才不可以有爲若志大才疏則疏闊而已今之在位者豈不賢乎其於勢傾何大升曰　上教極爲未安凡事之狃於習俗自至陵夷者自　上不知則已矣旣知則何難於轉移乎若曰予何能云則於　祖宗之付托何此言非臣民之福也今之在位者儘善矣小小救時之事固可爲也至於擔當國事弘濟艱難非人人之所

可能也自　上上而倚任賢大臣下以賢執事布列
于庶位日與講論治道今日行一善政明日革一弊
端如此不已則國事豈有終不可爲之理乎今乃不
然憂勤焦思徒見於　傳教而卒無其效此雖羣下
不能奉承對揚之罪而亦由於　聖心之不能大奮
勵庶事之不能大振作因循頹墮苟度時日而止豈
不可閔之甚乎且古人論事未嘗苟同今也一人建
白某事雖或未便他人引嫌而不敢言千碩之舟人
知其不可行而因朴淳建議之故紛紛不定如其不
是則速改可也思慮不及固人之所不免聽人之言

而行之知其不可而改之則善矣行之改之但觀其
事之是非而已漢高祖刻印銷印有同兒戲而亦見
其大度之量也

高峯先生論思錄下篇終

高峰先生論思錄小識

先生以壬申十一月歿自 上許於其年十二月悉考先生所進啓于 經筵謄出裒集俾壽其傳也時檢閱許篈在政院取考謄出焉此可驗一時崇慕之意也但其文字迭出於其時史官倉卒記事文多拙澁鬱而不暢然上自堯舜孔孟下至於周張程朱道學淵源詳陳而條貫出入乎經傳參之以史記展布于 宗廟朝廷遂乃申先正之寃枉又啓延訪之賢路以之贊揚 聖學扶植斯文者班班焉昭布于卷中則斯錄之於世敎豈不有補也哉以待後之君子

裁擇取舍之何如焉耳

後學漢陽趙纘韓謹書

高峯先生論思錄䟦

鍾秀旣校正高峯先生四七理氣辨而係一語其下矣旣又得先生論思錄盥手而讀之其惻怛明快言懇而言永披露心腹亹亹乎不知止者一本之天德王道不以毫髮功利之私參焉斯可以見先生學問之正矣斯可以見先生忠愛之篤矣抑是書也非先生手錄也乃於先生棄世之初 宣祖命史臣錄出於起居注者則明良際遇吁其盛矣不知唐虞之世皐陶益稷之矢謨於前也亦有是事否乎噫當 宣祖初服位著淸明羣賢彙征先生之立乎朝廷也有

退溪李文純公薦之於前有思菴松江梧陰月汀黃岡藥圃白麓青蓮諸公左右之於後于斯時也世道人心似若無一可虞者而乃先生之惓惓懇懇獨在於賢邪消長之幾至曰小人攻君子謂之謗訕朝政人主或不能察則士禍由此而起引東漢黨錮唐末白馬驛事以明之又曰戚里雖賢人君不可倚以爲政儒者亦不可與之同事則其苦心所在千載之下尚有令人三復流涕而不能已者嗚呼其爲天下萬世慮可謂遠矣使九原可作者非先生吾誰與歸嗟夫

崇禎三丙午中冬後學清風金鍾秀謹書